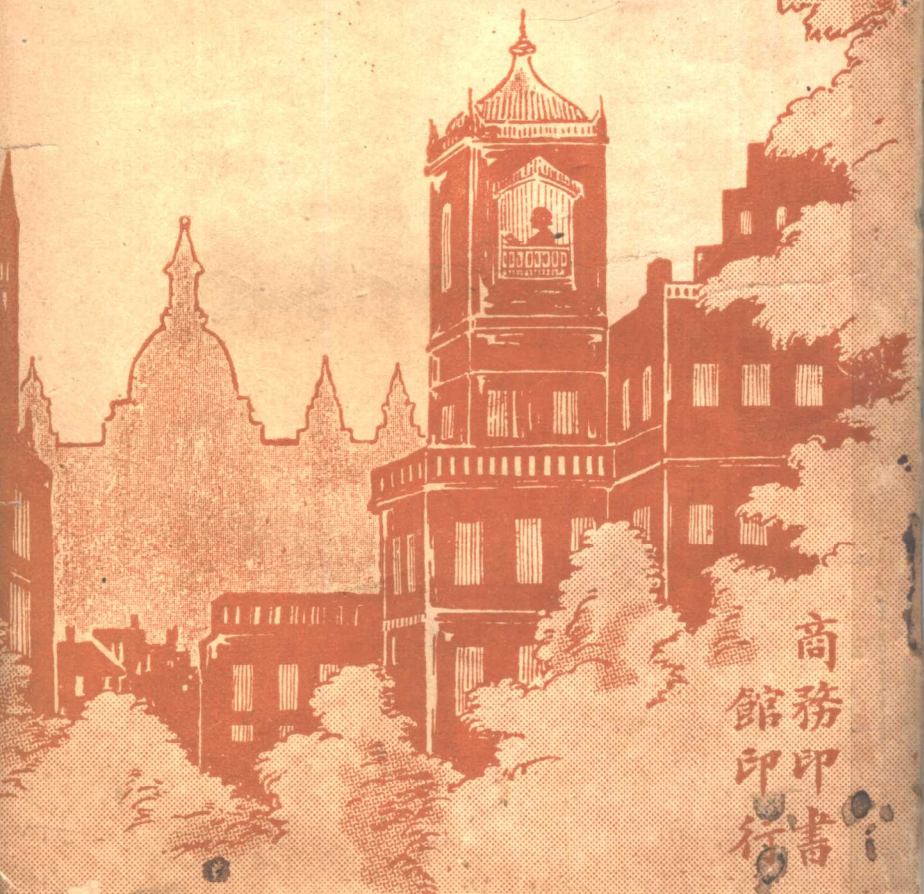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六編

西樓鬼語

上冊



商務印書館

新 譯 社 會 小 說

俠 女 破 奸 記

二 角 五 分

劉 幼 新 譯

倫敦有貧女某。備於書記待聘

公司。久之。知該公司為亂黨機

關。利用貧女以濟惡。非能介紹

書記者。乃設種種方法。破其奸

謀。鉤心鬪角。爾詐我虞。有五花

八門之妙。譯筆亦文從字順。書

凡八節。每節一事。自具首尾。合

之為長篇。分之為短篇。於閱者

尤便利焉。

新 譯 偵 探 小 說

假 跛 人

一 角 五 分

汪 德 禕 編

書記紐約盜黨賄

通富商之僕。喬裝

跛人。竊富商珠寶

鉅萬。旋以分贓不

均。自相衝突。偵探

利用之。乃得破獲。

情節頗曲折。亦偵

探案之佳者。

完 全 華 商

上 海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西樓鬼語卷上

閩縣林紓同譯
靜海陳家麟

第一章

有美國女士柯蓮司者。至英國。寓居於逆旅中。讀報。報中登告白。覓取看家之婦。柯蓮司忽念此役。適宜於己。告白云。吾家欲得一聰慧之女士。此女士亦無須其能音樂。亦不必陪侍主人飲食。談話爲娛悅。既不擇貌而取相片。亦不問其前此曾執何業。有人願就此館者。可至梢支路。去野司克老絕近。在要克省中查姆司啓。柯蓮司累看不已。計此告白甚奇。既不須音樂。則其人似含傷感。甚意交類。前此曾覓得一人。不如其意。故今日覓人。乃覓其格不

欲苛繩也。且既不令侍主人。詎有二主人不能分侍耶。此二主人或鰥或未娶。正未可定。然觀此告白。則甚似未嘗論娶者。至索觀相片。及問前此之操業。天下之通例也。而查姆司何由有此想。其中必有故。我今且往試之。柯蓮司之毅然爲此。亦或以孤身之故。思得人爲伴耳。於是。以小刃割取其告白。且吸菸卷燼後。以手自扶其頭。以足踐火爐之鐵闌。凝思不已。蓋此女所寓之逆旅。陳設甚佳。爲第一層逆旅。去南康定。登未遠。爐火方熾。以十月新寒。故然火以自取煖。樓外秋菊未殘。清芬穿窗而入。屋中有巨案。案上陳早茗之具。其旁有菸卷之合。及取燈榻上綠茵。臥一小狗。女此時徐起。取鏡自照。言曰。我決赴彼家也。此時甚無聊賴。何妨用此自遣。我之世伯笨能。在義應挈吾歸國。何以置我於此。毋乃寡情。

即使吾在此間被禍。想老人來時。亦須拯我而出。乃起至書案。報書自叙其能。並言事皆精審。不至孟浪。果查姆司宜我者。則必至而執此役。書後加封。並書告白中之居址。加以郵票。按鈴付侍者。納之信櫃。侍者並將其食器出戶。侍者既出。女意游移。既而決曰。聽之可也。復自念此間居處甚華。若爲人執役。則寧非自困。矧衣著雖不甚華。而價實非廉。且戒指數枚。爲值亦非賤。何爲自輕。至是。蓋女之爲人好奇。而僻。卽甘爲人理家。觀者亦頗稱異。以名家之女。乃冒然爲鰥夫司家。則其漫無檢點。已可知矣。此女於前一月。同其世父至倫敦。本以遊歷。來至法國。觀巴黎景物。又至比利時。更至羅馬。欲遍閱歐洲名勝。今至英國甫一月。而美國電至。趣笨能歸。笨能之行。在女讀報之第一日。笨能所坐商船。名倭卡尼。

亞。行後留柯蓮司於英。而柯蓮司心滋不懌。且見其世伯。行色匆
匆。疑有不吉之事。然笨能顏色自若。又不能辨其爲吉爲凶。女之
初意。本欲從行。笨能曰。吾不一月卽來。挈汝同行。寧非靡費。不如
守候爲佳。想爾年非少。必能自愛。萬不可出而結交。爾之終身屬
我。我必能爲爾料量。果使妄交一人。則絕交良非易易。吾老謀壯
事。決無虛語。吾不久當來。挈汝遊歷。柯蓮司平日爲其世父所愛。
言無不從。此第一次爲老人所却。頗怏怏不自適。又思世父之心。
詎變易耶。於是蘊怒於心。與老人叙別時。神情殊形落寞。自是以
後。愈欲覓事自遣。而是日適見查姆司之告白。所以慨然思赴其
家。且亦好奇之心所迫。而然。然書去後。亦不留意。正於此時。有人
與女同寓。名曰溫內泊司。溫內泊司本圖詔事。笨能冀得結歡。於

女而笨。能不以爲可拒。不往來。溫內泊司見笨能已行。而女獨居。則以爲可圖。遂徐徐謀進身之路。其始初不交談。一日柯蓮司之。小狗彼得亡失不可迹。覓可五句鐘。女大窘已而。溫內泊司抱狗還。女女得狗。申申而詈。而小狗則搖尾伸舌似訴。爲人所藏。抑抑可。五句鐘者。女不知狗之意。嚮仍詈不已。溫內泊司曰。此狗出肆門之外。可半哩之遠。吾追而得之。語後亦以手摩撫彼得曰。吾識得此狗。爲女士所畜。故急取而歸。柯蓮司爲態。素慙。不知自檢。以笑。鑿視溫內泊司曰。此我良伴。足以悅我。乃累先生爲我覓。還滋可感也。溫內泊司曰。聞令世父行後。女士得毋寂寞。語時爲狀。甚恭。柯蓮司曰。然吾平日未嘗如是之苦寂。似一日可三秋也。二人漸語。漸見投合。其旁有榻。於是同坐而談。可一句鐘後。遂成朋友。

明日女見温內泊司似舊相識而小。狗則狺狺相視似不謂然。柯蓮司見此狗忤視温內泊司大異。平日情態頗以爲怪。一日温內泊司忽來約女至皇后廳觀劇。且曰女士此行或老人不至於鬱怒。女曰萬不至是。乃挈女同行。是日劇佳。旣罷復同飲茗於卡魯登明日。又爾彼此旣熟。漸至同飯於累支。又同至跳舞之會。行必同出。形影弗離。一日與女同車。温內泊司忽稱柯蓮司爲小娘子。引其手而親之。爲狀頗褻。女見狀卽縮其手。言曰我不願如是。爾當以禮自防。温內泊司曰我二人交情至此。何妨礙之。有且爾心中不嘗有我耶。女曰是何言。而温內泊司竟伸臂抱之。女益怒。温內泊司曰小娘勿忍心。至此汝當知吾於第一日見爾時已愛入心坎。爾今當明白宣言。後此嫁我。我敢立誓。果得爲妻者。吾當日

夕。頂。禮。如。神。明。女。曰。異。哉。吾。不。知。爾。之。家。世。往。來。不。及。一。禮。拜。遽。發。此。言。何。其。鹵。莽。無。檢。至。於。此。極。女。力。縮。其。臂。曰。吾。不。能。聽。汝。所。爲。溫。內。泊。司。亦。縮。手。汝。在。車。中。既。無。可。避。則。倚。於。隅。陬。悔。恨。無。極。此。時。過。電。燈。之。下。女。見。溫。內。泊。司。面。白。如。紙。目。漏。兇。光。默。不。復。言。少。須。言。曰。爾。言。不。識。我。之。家。世。爲。理。亦。當。惟。爾。我。既。至。此。田。地。爾。亦。不。能。自。悔。其。輕。率。女。曰。吾。何。爲。輕。率。溫。內。泊。司。曰。吾。二。人。相。聚。既。久。亦。知。爾。心。未。嘗。薄。我。女。怒。極。而。顫。始。自。悔。擇。交。之。誤。思。及。老。人。之。言。心。緒。如。潮。不。能。作。語。而。車。已。至。逆。旅。門。外。女。匆。匆。下。車。不。與。溫。內。泊。司。爲。禮。直。至。室。中。是。夕。輾。轉。不。能。成。寐。時。時。防。溫。內。泊。司。之。不。利。於。己。似。此。人。平。日。加。面。具。僞。爲。善。人。至。是。眞。相。果。露。此。時。憤。怒。世。父。之。心。已。消。歸。無。有。則。甚。盼。其。早。歸。又。思。世。父。果。歸。必。

加。譴。責。不。應。與。匪。人。爲。友。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何。以。比。之。匪。人。卽
還。狗。之。事。尤。極。細。微。不。應。降。格。與。之。論。交。因。思。彼。得。一。見。溫。內。泊
司。卽。信。信。而。吠。然。則。吾。之。知。人。尙。不。如。狗。矣。此。人。於。萍。水。之。間。來
訂。終。身。之。約。則。口。不。擇。言。可。知。愈。思。其。狀。乃。愈。懼。不。已。旋。生。其。鄙
薄。之。思。謂。寧。死。萬。不。能。失。身。於。此。獠。少。睡。而。已。遲。明。一。醒。卽。思。溫
內。泊。司。之。猙。狀。早。餐。不。出。飯。之。室。中。堅。忍。自。持。一。不。之。畏。顧。雖。如
是。而。戰。慄。之。念。旋。生。又。防。溫。內。泊。司。訴。之。世。父。則。老。人。知。我。違。訓
能。勿。加。以。譴。訶。蓋。老。人。性。質。素。烈。不。易。恕。人。雖。未。嘗。加。之。吾。身。而
默。觀。老。人。待。人。未。嘗。有。寬。洪。之。量。悔。極。欲。泣。卽。謂。彼。得。曰。爾。爲。我
招。禍。之。根。非。汝。吾。又。安。識。此。人。是。日。上。午。女。下。至。客。廳。天。氣。甚。佳。
人。皆。外。出。此。間。寂。然。無。人。女。人。時。忽。見。溫。內。泊。司。據。北。窗。而。觀。報。

女卽回身而避。溫內泊司立至。女前遮之。不聽。出言曰：「吾有事奉白。女頗澹泊。視之曰：『請示所言。』」溫內泊司怒極。則強制其聲曰：「昨日之言。曾斟酌而應我乎？」女曰：「何言？」溫內泊司曰：「昨日車中。不嘗向爾乞婚乎？奈何弗憶？」女慍曰：「吾已却汝矣。此時女方引手向爐。取煖溫內泊司。則以手加爐簷引目視之。曰：『果不承爾言者。奈何？』」女怒甚。且作鄙容曰：「爾不吾承耶？」溫內泊司如不之聞。卽曰：「不過數分鐘之久。亦不願苦苦相糾纏。吾第一次相見。卽圖娶爾。以爾爲爾。世父夔產之人。故非得爾不可。女頓足不欲聽。且行。溫內泊司曰：『且勿行。請畢吾詞。』」第二節。吾仍娶爾。卽爾貧不自聊。吾亦不釋爾於懷。綜言之。爾心之允與弗允。吾必遂其願。爾亦不能脫我。掌握之中。爾知之耶？吾敢立誓。爾心中之必有我。汝日來加我顏。

色。激。我。生。愛。爾。之。心。今。尙。何。言。顧。汝。勿。以。我。爲。戲。始。則。迷。我。今。乃。卻。我。堂。堂。男。子。烏。能。甘。心。爲。爾。所。弄。雖。爾。不。自。知。然。已。居。我。範。圍。之。內。何。能。超。軼。而。去。女。曰。我。乃。入。爾。掌。握。耶。似。此。威。嚇。之。詞。我。詎。能。爲。爾。所。服。溫。內。泊。司。立。時。改。其。聲。調。曰。柯。蓮。司。汝。以。我。爲。魔。鬼。也。可。爲。聖。賢。也。亦。可。吾。敢。謂。此。間。無。人。似。我。鍾。情。於。爾。之。切。汝。當。自。思。我。非。慷。慨。大。量。之。人。見。仇。而。不。思。報。者。女。挺。立。其。前。凜。然。無。懼。言。曰。吾。知。爾。決。非。君。子。然。聽。汝。所。爲。吾。不。汝。懼。似。汝。此。等。行。爲。直。下。等。社。會。之。小。人。吾。何。爲。絮。絮。與。汝。作。語。溫。內。泊。司。顏。色。頓。變。以。女。之。數。言。適。搗。其。心。病。則。勃。然。大。怒。亦。不。再。言。女。立。出。溫。內。泊。司。以。手。自。扶。其。頭。恨。恨。不。止。女。此。時。行。至。甬。道。見。架。上。有。書。似。寓。己。者。而。筆。力。甚。嚴。重。不。知。爲。誰。卽。啓。讀。之。則。查。姆。司。報。書。也。上。曰。

柯蓮司女士粧次。來書已得。甚歉報書之遲遲。今請女士至梢支路試手一月。果以何時來者。恭備迎迓。唯來時須以書相示也。書中有匯票。用爲三等車之費。下書查姆司啓。女取書歸己室。既見匯票。轉以爲趣。卽作電報查姆司。定以明日晚中至。

第二章

明日之下午。女衣樸素之衣。自火車下。至月台之上。站非鬧埠。卽野司克老也。女抱狗而行。女身本非碩。碩頗嬌小。加藍色眼鏡。嚴結其髮。加以木梳。故爲樸素之妝。用自韜匿。忽見其旁立一苦力。視火車之開。女曰。爾非自梢支路遣來迎我耶。語後。苦力回首視女。曰。外間有車馬奉候。卽爲女士而來。且女士尙有行囊乎。吾爲女士負之。柯蓮司出視。果有馬車。車人卽將行囊納之車中。苦力

坐女車後。女振其衣領。登車而行。而引車之栗色馬。立俟已久。一
聞鞭聲。卽飛馳而去。馬速而車顛。顛簸風又大起。女之面。羃爲風
所煽。幾飛颺而去。柯蓮司卽呼御者。勿太趣。趣然風大而聲爲風
播。御者竟不之聞。車仍顛簸而前行。可半句鐘。遂奔一花園中。綠
陰夾道。車自中行。暮色模糊中。已見高樓面面。皆窗。竟無燈光。外
射車將近門。馬行益力。柯蓮司幾欲墜於車下。已而車止。女下。誤
觸階石。立蹶而暈。迨醒則在一臥榻之上。茵褥頗厚。且煖。覺頭上
甚輕。似無髻者。而竟不能自支而起。屋中無燈。但火爐中炭燄微
微。照人窗格甚小。玻璃作斗方式。外盼天光。竟似甚沈黑。窗外樹
影扶疎。向窗而搖。忽聞複室中有人入戶。女問何人。願力微而音
低。聞亦自怪其能。見有一女。至其床外。問曰。晚來少寧帖耶。柯蓮

司曰。吾不知何由至此。詎病篤耶。何以羸困至此。語後復睡。再醒後。則燈光熒然。窗奩已下。爐火已熊熊然。柯蓮司甫張眼。而前問之女人復來。手一茶甌。中貯渴液。令柯蓮司飲之。飲訖徐扶之。臥。柯蓮司曰。眼前之景甚奇。吾何爲臥榻不起。記在門前下車而仆。想石觸吾顛立暈耶。語後復問曰。夫人爲看護婦乎。吾腦不受重創乎。女曰。然。爾病至劇。法尙可立愈。今且勿多言。柯蓮司曰。此地非梢支路耶。看護婦曰。然。柯蓮司曰。吾此來本爲查姆司先生司家。今一至立病。未知查先生之意如何。看護婦曰。先生無他言。以爾遭此危險。甚爲怏怏。餘事數日自悉。今且閉目靜息。勿問其他。柯蓮司引手自摩其頂。大驚曰。奈何。盡剪吾髮。看護婦曰。少年之女。剪髮可以立長。今以病故不得已而爲之。似無傷也。柯蓮司卽

以面內嚮而哭。蓋生平自愛其髮。一旦盡去。又體羸不能起。不期嚶嚶而哭。於是者數日夜。尙不起床。屋中卽一看護婦。名伊梵司。老婦人也。白髮盈頭時。按其脈。摩其頂。一種慈愛之目光。大類笨能之憐此孤女。一日下午。女酣睡而醒。覺體力漸復。伊梵司爲進一杯茗。及麵包。令食之。旣女問看護婦曰。吾病此幾時矣。伊梵司方理針線。聞言卽置其針。答曰。吾來時在十月中第三禮拜日。今日爲十二月念九號。柯蓮司曰。竟至冬杪耶。似未盡然。卽以臂支床欲起。伊梵司曰。勿太自勉。汝幸不死。乃以久淹日月爲悲耶。且臥而語我。勿以憂傷自戕。女曰。有人與吾書乎。蓋吾出門時。忘示肆人以居址。則賚書者烏能覓我而授。本擬至此。作書告肆人。今以病發。則吾世父之念我當何如。想老人必不計及我之遺患。

今急宜以電告之。看護婦曰。今日已晚。當俟明日。柯蓮司曰。吾彼得安在。幸尙生乎。伊梵司曰。爾問彼。得是爲何人。柯蓮司曰。非人也。狗也。伊梵司曰。爾狗無恙。今密昔司。芬內克爲爾飼。此狗。柯蓮司曰。芬內克爲何人。伊梵司曰。芬內克爲查姆司先生世母。年事頗高。亦頗奇特。幸性至慈祥。柯蓮司曰。吾能面此老人否。且請爲吾世父打電。伊梵司曰。我不敢決。當往問之。柯蓮司曰。想無人至吾肆中送信。吾甫來時。有一皮篋。在吾臂上。自車上躍下時。此皮篋尙在否。煩姥爲我一覓。伊梵司曰。我未之見。但聞醫生克爾恩。與查姆司先生。扶將爾入是間。言並未得爾之皮篋。而查姆司先生。將爾來書遺失。故不得爾之住址。則靜候全愈。再問行蹤。而查姆司但知爾名。並不悉爾之居址。柯蓮司唇吻皆顫。言曰。吾世父。

知。我。行。爲。我。又。何。以。對。老。人。語。後。以。手。掩。面。悲。不。自。勝。伊。梵。司。曰。爾。勿。戚。戚。大。病。新。痊。一。觸。傷。感。勢。且。勞。復。非。福。也。語。後。伊。梵。司。出。十。分。鐘。後。卽。歸。曰。查。姆。司。先。生。欲。面。爾。爾。其。允。之。邪。芬。內。克。方。不。自。適。而。偃。臥。恐。不。能。來。其。詔。爾。多。辭。吾。竊。以。爲。無。當。於。爾。以。芬。內。克。生。平。但。喜。飼。鳥。畜。狗。等。事。於。世。局。不。了。了。也。柯。蓮。司。曰。願。見。主人。請。姥。扶。我。起。坐。以。衾。圍。吾。下。體。至。髮。禿。則。無。恤。矣。今。吾。頂。鬢。鬢。然。如。刷。物。之。器。可。笑。也。因。思。查。姆。司。必。爲。中。年。之。上。等。人。性。質。不。恆。或。喜。或。怒。如。吾。世。父。之。爲。人。已。而。主人。至。則。年。不。滿。四。十。狀。亦。不。逾。中。人。貌。尋。常。耳。鬢。鬢。新。薙。眼。光。中。似。露。獷。暴。之。容。雖。音。吐。洪。亮。然。頗。眞。爽。晤。面。不。作。寒。暄。但。曰。貴。恙。愈。矣。柯。蓮。司。曰。託。庇。平安。然。亦。不。知。其。所。以。然。先。生。之。姓。卽。查。姆。司。乎。查。姆。司。點。首。不。言。此。

時柯蓮司自言曰。查姆司先生。必爲高年。何以僅三十以外。查姆司曰。吾年非少。柯蓮司曰。我累先生煩腦。我深悔不當應先生之聘。前此之應聘。特嬉戲耳。不圖入門一病。竟累主人。吾世父想必念我。請主人爲我通電於世父。未知先生肯納是言否。吾甚盼世父能來。引吾而行。吾伶仃之身。世界中但有世伯。最爲憐我。語至此。止。查姆司曰。今勿多談。暫住吾家。待全愈後。再行作計。今託我以電與令世父。我願効其勞。在理吾宜先爲爾辨此。願不得住址。無從着手。適伊梵司言。爾有票鈔及信件。均在皮篋之中。吾尋覓一不之見。爾不憶及。失此皮篋。爲何時耶。女曰。吾憶自車下時。臂上尙有此物。今不省記。蓋車之來時。顛簸已甚。吾以手扶車。沿或於此時遺落。正未可知。查姆司似咎其侍者。及圍人之妄。微微肆

詈後。言曰。吾栗色之馬至劣。今亦被創。今請爾以世父之名。姓住址見告。明日決爲通電。柯蓮司曰。致謝先生。卽告以世父之姓名。及美國之省分里居。查姆司一一記之。查姆司且行。猶曰。侍疾者頗如意否。果有所欲。不妨徑告。女復曰。敬謝先生。看護婦極周至。而慈祥。先生之惠。無日忘也。查姆司曰。善。遂出。此時柯蓮司獨坐。思查姆司之爲人。忽見門開。彼得已入。騰上其榻。搖尾伸舌。厥狀歡悅。無藝。卽臥其足下。及伊梵司驅之使出。狗尙狺狺作聲。明日醫生克爾恩至。言宜起近火爐而坐。可二點後。覺精力漸漸來復。又數日。能著衣行步矣。顧病愈而心焦。思電去。何信弗來。卽使事集。亦須以書見示。乃並此而無詎病篤耶。或別有他故。此日看護婦未行。而醫生亦常至。女訴心緒。二人咸婉勸其勿憂。查姆司後

此亦不時至。女思身在病中。何須相見。此時爲正月四號下午。女憑窗外視。外爲花園。樹枯而草沒。蕭寥滿目。忽思及其世父何久無書。覺一種悲酸直衝鼻觀。因思溫內泊司。或於陰中害我。以書告我世父。污蟻吾之名節。世父堅剛之性。決不直我。則後此正不可問。思極而慄。旣而又思世父恩深。萬無忘我之理。亦知怒時恆亦不近人情。然待我決不至。是正躊躕間。天已垂黑。暮色漸起。景物愈形淒清。幾欲發聲而哭。迴顧見伊梵司人而燃燈。顏色沈沈。似有所念。伊梵司囁嚅不能言。久乃曰。爾見查姆司先生時。當如何。我不敢知矣。女聞言。色變。問曰。胡不質言。必待查姆司言之。請卽見告。或請查姆司先生至此。伊梵司出。女卽臨鏡自照。少整其髮。加以藍色之眼鏡。坐於爐次。抱其小狗。忽聞叩門聲。而查姆司

人而彼得見查姆司。卽大聲而吠。女止之。查姆司曰。吾聞看護婦言。密斯愈矣。此心甚悅。來爲稱慶。語後引榻坐於女前。女見查姆司。皺眉張目爲狀。甚異。卽曰。謝先生見存。所患差瘳。復問曰。先生得吾世父覆書乎。查姆司竟亂以他語曰。密斯何爲加眼鏡於鼻端。語時聲調頗肅。且請去其眼鏡。女如言去其鏡。神宇間頗不自寧。查姆司忽俯其躬。近柯蓮司之前。言曰。吾所聞之耗。甚惡。唯密斯當自支厲力壯其膽。應聞言或不。至於眩暈。女聞言聲。顛曰。詎吾世父書來責我耶。查姆司未答。柯蓮司曰。卽怒我亦宜。以書呵譴。何至並此而無之。查姆司忽起徘徊數四。始復歸座。然顏色已變。言曰。吾不知發言之端。爾之世父。句柯蓮司曰。先生得毋謂老人有意外之變。或不祿耶。奈何辭涉吞吐。此時查姆司低首不言。

女知兇。問至矣。立時坐如石人。久乃言曰。萬不至死。必傳聞之。誤柯蓮司。此時四肢皆疲。眼光暈亂。目視火鑪已模糊。如有物梗之。幾暈於座。查姆司大驚。卽飲之以水。復按鈴呼女僕。言曰。吾告爾。噩耗太驟。爲狀愚矣。然柯蓮司尙未暈。卽曰。不必呼人。但請示我消息。查姆司以手理其領巾。言曰。今世父所坐之倭卡尼亞船。沈於山特夫克之海上。無一生者。女睜目尙未之信。因舉手摩其短髮。曰。乃無一人得生耶。此時煤塊成灰。陷於鑪底。赫然作聲。聲止後。二人均無聲。

第三章

柯蓮司忽爾發聲。其聲悲且梗。問曰。此下尙有何事。以先生神宇測之。其下似尙有言。查姆司曰。餘事以明日告女。曰。不可必乞示。

我以終竟查姆司卽自腰間出書一封置之案上曰吾爲令世父通電不得回音心方焦悚乃前日自至城中至密司所寓逆旅中問狀始聞老人凶兆而令伯之律師方在倫敦中四覓密司不得吾聞信方欲代訪令伯之律師然律師已有信寓此逆旅吾拾之而歸吾所知者如此而已柯蓮司發書讀之書中不過述其凶問惟遺產旣歸之已幸世父不知已身之爲人看家也讀後謝查姆司曰承先生爲傳吾書今請尊便聽吾靜坐一思查姆司興辭尙曰此外尙有事足爲密司宣力否柯蓮司曰無之先生待我良厚吾實無事奉託是夜輾轉竟夕頭痛如裂又明日始少瘥然仍悲念其世父知不能依依其側受老人慰撫顧乃無一星之淚然而寸心之痛楚較悲慟深也逾一禮拜柯蓮司至查姆司書室中而

查姆司視柯蓮司狀至無聊。蓋是日伊梵司已辭謝而去。女頗伶
仃自吊。因曰。吾誠不能久居於此。其來也。特爲嬉戲而已。實則吾
之才幹。殊不能爲人司其家政。迨一至墜車成病。累及先生破鈔。
今幸無恙。請先生別覓能人。吾實無才。負先生重託。查姆司曰。事
已過眼。可勿重申。不敢奉欺。心中頗不直。密司之所爲。似以鄙人
爲戲。今既至此。尙復何言。今尙欲奉商一事。似不必匆匆遽行。且
句女曰。我知先生之意。似欲留我數日。仍爲君看家。查姆司曰。非
也。欲留密司爲我之友。傾談數日。亦屬快事。女曰。先生不審我之
根柢。且孤苦伶仃。其來也。又屬戲嬉。於友爲不誠。於義爲無當。查
姆司未言。女卽曰。先生待我厚。我亦非忽然舍去之人。更留數日。
亦所深願。唯歸心既切。復何必叨擾君家。况新來之看家婦。密司

知木林亦與我不協。吾尙恐。句查姆司曰。密司知木林。雖不悅。密司顧不能爲主。且置勿論。然尙可爲吾世母。芬內克之清客。世母夙爲吾理家。今老矣。顧雖老。猶有童心。密司果能侍之讀書。或讀報者。滋佳。柯蓮司曰。得如此者。誠可自由。然當更留一禮拜。或十日。則軀幹稍強。可以上道。查姆司曰。密司亦思及後來之計畫乎。柯蓮司曰。未思及此。但登一告白。查姆司曰。告白何言。女曰。吾亦不知。此時有叩門聲。聲止。門闕。則知木林入。知木林年近三十。軀幹甚佳。唯眉目未見其斌媚。想其妙年時。殊非貞整。今半老尙爲妖冶之粧。令人厭惡。知木林之來。已不悅。柯蓮司此時查姆司止。知木林曰。此時方有宜商之事。且緩告語。知木林不悅。卽引目視查姆司。復視柯蓮司曰。吾乃未知。且未慮及吾適以爾。句查姆司。

正色曰。吾方與密司柯蓮司。有應商之事。密司且退。知木林鞠躬曰。幸勿見罪。遂徐徐引門而出。柯蓮司此時顛聲言曰。今無事且退。查姆司曰。待吾應言者言盡。乃行。女復坐聽。查姆司曰。能否留密司至六閱月。待吾世母能俯允否。母近來體日羸困。必須有人侍側。密司果不見答。吾別當覓人爲代。柯蓮司曰。此語確乎。曰。吾不敢妄。柯蓮司曰。吾前此不知密司知木林爲先生同宗。查姆司曰。然其人頗爲己。亦頗有幹略。吾見密司不了吾事。故以書招之來前。亦知此人。一來決多膠糾。願一言既出。萬無改悔之時。適所奉白之事。務於一二日見答。柯蓮司曰。當先試老人。能否悅我。果見悅者。尚須挈去此狗。查姆司曰。一狗胡足累人。果在他處者。或不容畜狗。女曰。然吾亦未嘗別覓主人。今先生待我厚。感且不朽。

卽爲清客亦重違先生之言而効其勞。查姆司曰：善。至於勞金。容日更議。柯蓮司曰：爲數非多。但足。句查姆司曰：可勿慮此。豐儉適中。顧無金何能自便。惟有一事。密司所居之室。能否自由。果如密司之意。吾卽令知木林爲爾料量複室。通二室爲一。則臥室與書室皆宜。爾今不必謝我。前已議定。此外無事紛擾矣。女遂鞠躬而出。是夕柯蓮司睡至半夜。忽聞異聲。此聲前亦頗聞之。蓋在病中。曾以此問伊梵司。而伊梵司不答。所聞者似女子不勝痛楚之聲。夜深迴響。四徹。女聞而大懼。起坐聞有叩門聲。卽裹以外帔。燃燈而叩門之聲。仍徐徐未止。柯蓮司問曰：何人夜深至此。應者之聲。初未明瞭。

第四章

柯蓮司行近門次。聞門外有哮喘聲。柯蓮司問曰：何人？答曰：知木林也。趣開門納我。柯蓮司素不悅其人。然聞其喘聲，防有意外之變。卽啓而入。知木林顏色喪失，手執一燈，且燼蠟淚。星星落於氈上。知木林曰：密司柯蓮司，聞異聲乎？此聲復來，果何聲也？語次，果聞女子長號。知木林聲顫，言曰：此似冤鬼號。冤者吾素不迷信，似此間決有鬼物。此聲非類女僕。彼間有繡闥，似非臧獲所居。吾初以爲芬內克也。臨觀之方，射睡。此聲決不出其人。旣而又疑爲爾。此時復發矣。柯蓮司側耳聽之，曰：此爲人聲，非鬼也。然決爲女子之聲。今且循聲往觀。其異知木林曰：我二人同行，卽固結其寢衣爲帷。是二人各執一燈，自甬道中行。卽聞有闔戶聲，似在樓上。又微聞有呻吟聲。二人立聽。柯蓮司曰：決爲病人。知木林尤懼。言

曰。聲。在。西。偏。語。時。面。無。人。色。言。曰。西。樓。久。閉。別。無。人。居。前。此。奴。子。恆。言。西。樓。恆。有。異。聲。吾。不。之。信。柯。蓮。司。曰。西。樓。何。路。可。達。知。木。林。曰。且。上。此。梯。尙。有。甬。道。其。旁。有。小。梯。可。以。登。也。西。樓。開。窗。卽。可。下。視。玫。瑰。之。花。圃。有。一。女。奴。告。我。一。日。天。晚。樓。上。遇。一。怪。物。吾。聞。而。笑。其。妄。今。茲。句。語。至。此。顫。不。能。聲。柯。蓮。司。曰。汝。且。勿。驚。吾。自。至。西。樓。一。觀。果。有。所。遇。再。呼。查。姆。司。使。之。臨。視。於。是。二。人。同。至。西。樓。將。近。梯。際。知。木。林。曰。吾。在。此。遲。爾。蓋。膽。歎。不。能。前。也。柯。蓮。司。一。笑。登。樓。見。樓。中。甚。敞。迎。面。見。一。大。門。開。而。未。闔。柯。蓮。司。推。門。中。有。夾。道。兩。旁。皆。寢。室。行。可。數。碼。而。止。以。燈。四。照。沈。沈。然。屋。大。而。光。斂。也。忽。聞。身。後。有。聲。如。咽。又。聞。有。男。子。之。聲。則。查。姆。司。也。查。姆。司。曰。天。乎。天。乎。汝。當。自。忍。不。然。將。驚。醒。一。家。之。人。汝。當。服。斐。力。迫。士。安。眠。之。

藥。庶。可。寧。帖。而。睡。柯。蓮。司。知。爲。查。姆。司。之。音。正。驚。疑。間。而。查。姆。司。出。見。柯。蓮。司。偵。諸。門。外。卽。正。色。言。曰。密。司。柯。蓮。司。來。此。何。爲。柯。蓮。司。凜。然。曰。吾。聞。異。聲。防。人。暴。病。或。別。有。所。苦。故。來。一。視。查。姆。司。曰。請。密。司。下。樓。勿。再。露。滯。柯。蓮。司。大。慚。如。受。人。批。頰。卽。曰。果。不。用。我。者。敢。不。下。樓。查。姆。司。曰。謝。密。司。留。意。女。迴。身。而。下。卽。聞。樓。上。有。閉。戶。之。聲。柯。蓮。司。歸。至。知。木。林。處。而。知。木。林。顏。色。喪。敗。如。蒙。重。憂。卽。曰。汝。歸。耶。胡。以。神。宇。不。寧。樓。上。見。何。怪。物。柯。蓮。司。曰。無。之。惟。樓。風。吹。門。之。聲。吾。至。樓。上。四。顧。無。人。亦。並。無。所。見。今。且。急。下。勿。更。留。於。此。知。木。林。似。不。信。視。柯。蓮。司。曰。汝。必。有。所。見。柯。蓮。司。曰。妄。哉。空。穴。來。風。疑。心。生。鬼。何。怕。之。有。吾。不。勝。寒。且。下。就。煖。室。知。木。林。曰。吾。歸。房。必。嚴。扃。其。扉。則。鬼。物。決。不。能。奔。近。枕。上。二。人。遂。分。手。而。歸。甫。欲。

交。睫。又。聞。有。叩。門。聲。柯。蓮。司。復。著。外。衣。而。起。意。爲。知。木。林。再。來。紛。擾。然。不。知。其。所。言。果。何。事。耶。於。是。開。門。門。開。則。查。姆。司。也。手。執。一。燈。燈。光。中。見。查。姆。司。顏。色。慘。白。似。含。憂。憤。之。狀。言。曰。夜。來。奉。擾。心。滋。弗。寧。顧。有。密。語。宜。關。白。者。柯。蓮。司。曰。獨。不。有。明。日。耶。查。姆。司。曰。此。事。不。能。待。明。日。敢。問。密。司。所。聞。何。聲。乃。至。西。樓。渺。無。人。迹。之。地。且。夜。深。也。女。曰。吾。聞。有。女。人。哭。聲。發。時。恆。在。破。曉。之。時。究。竟。此。聲。胡。來。此。女。究。爲。何。人。查。姆。司。曰。此。事。與。密。司。無。涉。今。請。密。司。將。今。夕。所。聞。所。見。者。幸。勿。告。之。外。人。爲。我。慎。口。則。感。激。多。矣。柯。蓮。司。曰。我。決。不。言。唯。君。之。族。人。曾。聞。此。聲。引。我。同。行。吾。鼓。勇。而。登。竟。爲。先。生。所。見。查。姆。司。曰。天。乎。厥。狀。甚。駭。柯。蓮。司。曰。知。木。林。實。未。登。樓。似。畏。鬼。而。不。進。查。姆。司。曰。彼。不。之。知。耶。柯。蓮。司。曰。吾。祕。而。不。告。查。姆。

司曰。彼有所問。亦必有所答。柯蓮司曰。吾語支吾耳。平日未嘗如是。此遭不知何故。乃作妄語。謂樓風動。扉非鬼物也。查姆司曰。彼不疑乎。柯蓮司曰。彼但疑爲鬼。不問其他。查姆司曰。善聽其信鬼。可也。柯蓮司曰。先生曾謂我何思。查姆司以手拊額久之。曰。聽密司設想。爲何物者。卽爲何物。吾不更言明矣。吾果僞編故事。告密司密司亦將不信。且無權力。究竟此事故不如閉口不言。爲佳。查姆司語時甚斬截。柯蓮司曰。然。吾固無權力。與君事也。查姆司遂與柯蓮司欲引手爲禮。訂明日相見。且防知木林再來。觸之非便。柯蓮司祝曰。願先生一夜平安。遂不與引手。且曰。君之隱事。誓不宣洩。平日慎口。較他人爲嚴。查姆司曰。敢不信託。此時查姆司於燈光之下。見柯蓮司髻鬢甚美。而鬢髮之髮方新長也。女送查姆

司後。卽閉關而入。女睡時。天已垂明。方其未睡。頗思西樓之事。何以不徑告知木林。未託而先爲之諱也。早餐時。知木林謂查姆司曰。吾家先有陰靈不散者乎。查姆司曰。或且有之。吾未之見。知木林曰。曾聞鬼嘯乎。查姆司曰。知木林。汝當知老屋生魔事。亦常有。知木林遂納麵包於口。食後言曰。夜來有女子捧心號痛之聲。發自西樓。此何人也。查姆司方切鹹肉食之。答曰。或狸奴作聲如人也。知木林曰。西樓安得有魔。其聲決爲女鬼。密司柯蓮司亦一聞之。查姆司曰。二人均受驚而起。此吾家之過也。顧女僕曰。取咖啡來。因謂柯蓮司曰。密司今日乃不甚食。吾防夜來受驚。食力爲減。柯蓮司漫應之。然神思正昏。以通夕未嘗睡也。早餐旣竟。於客廳中復見查姆司。卽謂柯蓮司曰。隨鄙人往見世母。吾爲介紹。想

密司爲人。必見愛於老人。柯蓮司隨之登樓。見一老媪。坐高背之榻。臨窗理針線。其足底臥一小狗。榻上則睡兩雪獺。其旁懸三鳥籠。均白玉鳥。產自德國夏支山。鳴聲甚低而滑。其人卽芬內克。見查姆司同柯蓮司入。卽曰。寶貝。爾愈矣。查姆司告我。爾喪其世父。悲不自勝。我正爲爾傷懷不已。究竟生死常事也。吾老矣。獨居無聊。正欲得人而語。遂撫彼得。視柯蓮司曰。此狗甚馴善可愛。查姆司曰。世母與密司言。吾將赴雷達夫。不到午餐。吾必遄歸。查姆司行後。媪言。汝不觀吾姪。長日恹恹而神。字亦漸老。吾誠不知其何爲。吾家非貧。且年尙壯。其悒悒殆悼亡也。柯蓮司曰。令姪鰥耶。媪曰。然。吾姪婦以前二年死於外。其死也。因坐汽車。顛於車下。立壞其面目。然其貌傾城。且好修飾。吾姪失此美婦。遂覺長年無歡。

然吾言過多。罷矣。於是垂首於臆。微微咎其語言之多。此老媪年可八十。眼眶通紅。似時時悲泣而失眠者。兒齒已生。忽舉首問曰。汝能歌乎。柯蓮司曰。能。唯未純善。媪曰。善。汝試歌之。且每晚必歌。爾我聯爲閨中密友矣。且我一見爾面。正肖我之亡女。不期心痛。今亦置而不思。柯蓮司聞而感動。卽親芬內克之吻。芬內克亦抱之。懷中少時乃息。忽曰。爾與知木林如何。想意氣必非投洽。女曰。初無嫌隙。亦不過從以狀自度。或非同調。媪曰。吾不解。查姆司胡以遽用此人。知木林尙欲以身事之。此大失計。須知男子多愚。而知木林復不引嫌。自避滋可慮也。寶貝。汝當念書與我聽之。床上有報紙。爲雪獮所壓。爾去雪獮。取報讀之。柯蓮司果逐獮。取報。問曰。媪欲何類。媪曰。汝先誦每月死人之數。且吾不喜聞佳事。但取

命案及離婚等等讀之。轉生其趣。至於飛潛二艇。尤所厭聞。惟社會中時世之妝。及衣服新制。則一一可錄。此外紀獸紀鳥及趣談。皆不妨一述。至於政事。則塞耳無聞爲快。語至此。復曰。吾言多矣。雖然。爾何爲不發一語。柯蓮司卽張報讀之。而芬內克已睡於坐榻之上。少須聞鳴鉦聲。柯蓮司遂下就飯。而查姆司未歸。柯蓮司但及知木林同食。知木林亦頗和悅。而柯蓮司則深備其人似防強敵。二人出自餐堂。知木林曰。爾事此老人。禮意如何。柯蓮司曰。老人慈善。令人可親。知木林曰。汝新來未更事。此媪行僞。吾決不能爲須臾之忍。胡以查姆司不置之他處。乃坐養之於家。查固多金而行善。故養老而存庸。然其癖甚奇。有時頗仁愛。以待人。實則爾我均不適用。素餐而已。有時性發。有同猛獸。前此其妻至可憐。

事之頗傷凌躡。知木林語後。目視火罏。柯蓮司則荷狗於肩。自至客廳之中。此時知木林自矜能辨。查姆司之性質足爲其妻。且足以制伏查姆司也。柯蓮司知之。忽發奇思。欲中梗其婚事。此特妬念觸之使然。知木林忽謂柯蓮司曰。汝非美產耶。柯蓮司曰。然。知木林曰。汝口吻乃不肖美人。詎生少卽長於英耶。柯蓮司曰。吾世母爲英產。吾少從老人眠食。故習於英語。語後寂然。似示以不欲瑣瑣之態。而知木林尙絮問曰。彼有子耶。柯蓮司作莊容對之曰。爾問何人。知木林曰。卽問爾世父耳。柯蓮司曰。吾世母無出。知木林曰。吾聞爾世父。廣有家資。然以商務敗衄。喪資無數。今二人均逝。則襲產卽爾之身。柯蓮司曰。然。此外似尙有言。然吾年已二十有二矣。意似云尙未託人。然語未竟卽止。知木林曰。汝勿焦急。旣

在外間圖事。胡能逞其暴烈之性。吾尙有言告爾。爾在此爲客。不能開罪於我。我在此間頗有權力。柯蓮司曰。果如是。耶。知木林曰。吾今爲有名無實之主。婦時會一至。則大權歸掌握矣。正於此時。門外忽有大聲答曰。汝有實權。卽可以大肆其威力矣。二人咸大驚。迴顧則查姆司至矣。知木林大慚曰。汝奈何竊聽我之私語。然雖怒仍力遏之。查姆司曰。我非有成心竊聽。後此爾欲寫其心緒。願慎重而出之。不能以無根之言。妄自矜衒。知木林怒極。言曰。查姆司待我頗無禮。查姆司曰。我素不能謙。卽在得意之時亦然。今侗僚更不能醞釀矣。於是彼此相顧。狠狠然。柯蓮司立避而出。

第五章

柯蓮司住梢支路中。久益抑抑不樂。雖有園林及野外景物。然觸

目皆足忤心。於是悲悼其世父之思。日乃加甚。每日夜恆不貼席。有時酣睡。便成噩夢。於是強自慰藉。以爲產在美洲。身在英國。仍是赤貧。果不得此間爲託足地。則泛泛如萍。更無所依倚矣。思及於此。則汪然大戚。前此尙有世父相隨爲伴。今老人已逝。憑藉已空。結局正難預料。此時查姆司亦不恆見。然每見必有溫語。薪金日有所增。以柯蓮司持服。不能不更製衣裳。而伊梵司亦時來顧視。或同之入城。購取衣裳等事。柯蓮司念世父已亡。喪在心坎。持服寧在衣裙之末。惟迴想十月之晨。何以甘爲富家清客。今則果踐此局。似有預兆。爲之前徵。惟此間尙無他事。芬內克亦頗慈祥。不加苛責。久之歡洽。竟如家人。而芬內克見柯蓮司誠懇勤敏。亦以女兒相視。此媪性質非佳。乃視柯蓮司却極慈愛。查姆司篤於

親情亦不以芬內克爲累。惟言語之間頗形倦怠。讀吾書者當知老年之人舉止音吐咸足取憎。而少年人恆落落不相投契。此亦人情之常。而柯蓮司之視芬內克獨否。時以爲可親而芬內克亦悉柯蓮司待己之誠。故亦降心相就不目之以尋常之家客。知木林曰。此老物乃大變其性情。竟與爾水乳相融。殊可怪也。卽查姆司亦曰。世母近日性情乃重開之花。吾殊不覺其老。一日爲三月之晚。柯蓮司患首疾。竟日抵暮。至花園遊憩。方欲穿小樹林而入。而查姆司至。一見柯蓮司卽縱步而前。柯蓮司遂止而俟之。查姆司曰。近來胡不恆見柯蓮司。曰。先生有事見屬乎。查姆司曰。朋友相見恆耳。胡必有事奉屬柯蓮司。曰。吾烏敢自居於朋友之列。查姆司曰。非友而仇耶。柯蓮司曰。先生家主我爲門客。尊卑分在胡

敢僭越。語未及竟。查姆司曰。主客之事。可以噤聲。吾意正願與密。司爲友。須知天下禍福無常。貧富可以易位。安能持滿而自足。時已曛黑。柯蓮司見查姆司頗有不懌之色。卽曰。吾知先生似有梗於心者。查姆司聞言。忽引柯蓮司之臂曰。汝何由知吾梗也。且所梗者何事。汝乃有此言。柯蓮司大訝曰。聞夫人已逝。先生似在悼亡之時。故形此態。且句查姆司太息如釋。其疑久乃曰。吾妻一逝。吾痛不可忍。彼之與我。句柯蓮司曰。吾口不擇言。自悔孟浪。天下傷心之事。最患人之揭舉。一揭更足根觸。其心夫人之逝。深可悲。慨吾已一一知之。亦爲淒然。此時柯蓮司欲涕而小。狗彼得似已知之。則以舌累話其面。查姆司無言。但焦煩不可自聊。柯蓮司亦悔無故。揀人之悲。於是二人且行且語。至於空場之上。繚垣至廣。

可以望遠。一望竟無際。涯野樹數十。黑積如騎士。站岡而守夜者。柯蓮司身顛如中寒疾。查姆司曰。爾畏寒乎。柯蓮司曰。非也。滿目荒涼。不期身爲之顛。查姆司亦聳肩言曰。此間果有鬼氣。柯蓮司曰。先生旣惡此間。何爲久住。聞知木林言。先生於治枉西亞。尙有美宅。胡不喬遷。查姆司曰。安能如我之願。吾頗盼知木林勿多口。想世母邇來。與密司甚相得。體亦漸健。滋可喜也。柯蓮司曰。老人雖健。然不能當家。我亦短於閱歷。少須又言曰。老人甚器先生。時聞獎譽之言。查姆司曰。是皆密司重我之言。外間人頗不直我風貌。與性情皆劣。而尤不欲常處家中。多覩不愜心之事。柯蓮司曰。吾乃不信。有此語。後悔其失言。查姆司曰。密司乃不以吾爲劣。則朋友之交。篤矣。此言爲之兆也。柯蓮司曰。知木林待先生厚而。

彼得則深惡知木林。查姆司不答。於是二人仰面東嚮而看月月輪。既上。查姆司曰。月光之下。女士之風姿。乃同仙人。吾苟以手引之。或立時隱形。而不之見。又曰。密司能同我行於野地之中否。且所衣足禦寒乎。柯蓮司曰。初不畏寒。果先生屬意者。不妨同出。少須當歸侍老人。於是二人跨小垣而出。至於野次。有小道爲亂草所封。踐之而過。四無人聲。但聞宿鳥參錯而鳴。及羊羣中鈴聲。而已。查姆司行次。忽引柯蓮司之臂。夾諸脅。次言曰。道滑防傾。跌也。柯蓮司不言。亦不縮。歸其手以垂。跌者數矣。幸爲查姆司所引。覺手近其脅。而查姆司之肺葉似躍躍而動。此柯蓮司第一次試驗。查姆司之心。而查姆司之心亦覺其暢。滿柯蓮司見查姆司人亦文明。無凡下之態。憶當日居美國時。家於小村之上。與世父往來。

者。多下中之人。既自美國至英。而世父亦禁其與文士往來。此時見查姆司。着意溫存。心頗爲動。查姆司曰。爾近來於黑夜中。尙有異聞否。女曰。唯未太甚。查姆司曰。其究如何。女曰。聞之熟矣。初不覺異。查姆司曰。何者謂熟。柯蓮司曰。在理吾應直告。查姆司曰。何也。柯蓮司曰。吾曾見句查姆司曰。何見。柯蓮司忽以目視查姆司曰。吾一日在玫瑰花叢之間。加木梳於髻。竟遺其一。歸後始覺。往覓。吾梳忽見西樓之上。有一女子。以衣自裹其身。雙手自搓。似極焦竦。吾固知西樓無人也。初以爲句查姆司曰。以爲鬼乎。柯蓮司曰。吾不信鬼。查姆司曰。非鬼。又屬何物。柯蓮司曰。吾無權力探此祕事。語後縮歸。其手查姆司仍堅握之。言曰。汝謂爲誰。必見答。柯蓮司曰。卽答可也。我思西樓無人。此響言也。前此聞聲登樓。尙聞。

先生與室中人作語。此決非鬼。查姆司大笑。其笑非發之喜悅。強笑也。言曰。想爾心固有所主。謂此西樓中必藏外婦。或數人不等也。柯蓮司曰。否。先生卽同回教之多妻。此先生家事。與我胡涉。唯吾心則以爲。句查姆司曰。密司何思之深。務以見告。柯蓮司曰。或爲先生骨肉之親。而患心病者。查姆司曰。汝必以樓居爲風人。此下尙有何言。柯蓮司曰。他無所言。或天屬嬰此重疾。先生不願人知之。故聽其居樓。以自匿。查姆司曰。此事曾語人乎。或對知木林言之。或往白之。老人也。柯蓮司曰。未也。先生竟忘我許守祕密乎。二人語畢。查姆司曰。天陰且雨。不如歸也。於是二人均無言。行時相距可一尺以外。旣歸。而知木林正遲於門外。見二人歸。卽曰。吾不知爾二人安往。在理密司柯蓮司。生平謹慎。不至有礙於衛生。

外面風高。不易夜行。矧密昔司芬內克。方四覓柯蓮司女士。吾用此出俟於門外。今幸歸矣。柯蓮司曰。姥覓吾耶。吾卽往視其人。柯蓮司旣至客廳。而老人已假寐於坐榻之上。而查姆司與知木林在堂塗小立。述其家事。查姆司亢聲謂知木林曰。爾後此勿絮絮與柯蓮司作語。知木林曰。爾或別有深意。將圖娶之也。查姆司愠曰。語太離奇。爾當自重。勿干吾事。吾事不唯爾不能干。卽他人亦不令聞。汝尤當知我之舉動。若不洽於爾者。此中固自有法。行意也在知木林曰。爾每動其客氣。恆以無禮對我。查姆司曰。初非無禮。然自不覺。於是匆匆入其書室。力闔其扉。厥聲礮然。

第六章

自是以來。知木林之恨柯蓮司。乃愈深。然外貌尙矯。爲和悅。而柯

蓮。司。聰。明。有。知。覺。則。隨。在。備。之。時。交。四。月。之。第。一。禮。拜。查。姆。司。赴。倫。敦。訪。友。流。連。半。月。之。久。查。姆。司。既。不。在。家。而。梢。支。路。頗。寂。寞。寡。歡。而。柯。蓮。司。亦。懷。想。其。人。芬。內。克。之。爲。人。喜。怒。不。恆。當。其。怒。時。卽。柯。蓮。司。亦。不。能。慰。解。若。天。氣。稍。佳。者。則。挈。柯。蓮。司。外。出。閒。行。車。笨。而。馬。瘡。累。鞭。之。亦。不。能。迅。每。日。一。出。於。是。柯。蓮。司。稍。知。此。間。人。情。風。土。及。其。聞。人。去。此。未。遠。有。牧。師。威。昔。替。烏。忒。姊。氏。爲。之。當。家。牧。師。之。居。去。野。司。克。老。可。三。哩。村。中。但。十。餘。家。中。有。小。街。無。塵。肆。惟。有。一。郵。局。兼。雜。物。之。肆。而。醫。生。克。爾。恩。與。其。妻。並。其。十。七。歲。之。女。居。於。野。司。克。老。及。梢。支。路。之。中。心。老。屋。一。區。外。有。芳。園。而。老。明。登。學。校。則。去。此。可。八。九。哩。一。日。下。午。芬。內。克。及。柯。蓮。司。仍。以。車。出。小。道。道。側。短。籬。曲。折。雜。花。盛。開。芬。內。克。曰。此。間。甚。僻。不。解。查。姆。司。

何以卜宅於是。彼司拖明登有廣宅。乃曠而不居。僻哉查姆司也。且彼間地美而人夥。且有善鄰。而查姆司舍其美而就其陋。滋吾所不解。想彼自悼亡以來。癖乃日拗。須知家運之蹇。天所命也。胡戚戚之爲。柯蓮司未答。芬內克復曰。此間旣非吾樂。然尙有可怪之事。前此吾有女僕名安能。告我以所見。柯蓮司以目視馬耳。信口問曰。何怪之云。芬內克曰。吾深不欲爾聞此言。吾所居之西樓。頗有異徵。不唯女僕有言。卽知木林亦恆言此。斯人固非迷信。然言之鑿鑿。據彼所云。旣見怪人。復聞異聲。此事擬與吾姪言之。防彼中有人見。戕寘尸。其間故時。時聞鬼哭。正復難定。柯蓮司曰。姥亦信怪耶。芬內克曰。孺子。吾何敢臆斷。西樓無人。每日下鎖。何由有聲響動人。吾思此間清寂。易於聚鬼。語後呼罔人曰。恩利司。反

車而歸。吾畏冷也。歸時見知木林方大噪怒。以所僱之女。僕人人畏鬼。爭辭而去。宅中幾空。知木林見二人歸。卽曰。人人盡散。門戶何以自支。芬內克下車言曰。吾前對查姆司言。用僕寧用男。再用女。今果然矣。知木林曰。幸查姆司不在家。轉省無窮惱怒。吾明日赴前村。別僱新僕。亦足彌補其人數。今恩利司及拖木森尙未行。明日新女僕至。仍能操作。可勿慮也。是夕供應者。但有恩利司及拖木森而已。宅靜無人。人皆早睡。十點有半。忽聞堂屋有人叩門之聲。柯蓮司知無女僕。乃著衣執燭開門。見爲查姆司。周身皆濕。以道中值雨也。怒氣勃勃。門甫開。卽大呼曰。汝輩何由早睡。旣而視之。知爲柯蓮司。卽驚曰。密司柯蓮司也。何由累爾女僕。又安在。語後入室閉門。去其外衣。柯蓮司曰。吾乃不料先生遽歸。家中

女僕散盡矣。查姆司曰：何由盡行？柯蓮司曰：衆言西樓有鬼，闕然竟行。查姆司曰：妄哉！然則家中剩者，但吾世母及爾與知木林耳。柯蓮司曰：尙有拖木森及恩利司。彼深居屋後，呼應弗靈。正於此時，知木林下衣紅色之睡衣，秀髮蓬蓬，在燈光下觀之，亦殊絕。洽查姆司微語曰：知木林又登場矣。知木林曰：似有氣數，爾二人甫發言，我卽聞之，決知爲爾二人。查姆司曰：吾無他事，不過前二日歸耳，叩戶無人，幸密司柯蓮司爲我啓關，不然永夜居於門外，知木林微笑不言，而柯蓮司二頰皆緋，慍極。查姆司問知木林曰：家中可有可食者乎？知木林曰：待我易衣爲爾覓取食物。查姆司曰：我自入廚次覓之，語後遂推門走小術入廚次，而柯蓮司已登樓矣。而知木林亦轉入廚次，其下不可知矣。明日芬內克歸而書寢，而

柯蓮司方寘花於案上。而知木林已赴前村。僱取女僕。查姆司入客廳時。狀頗怏怏。而柯蓮司隱揣查姆司之心。知必有事。然嘿不作語。坐而觀報。柯蓮司亦不言。但部署其花。而小狗坐於坐榻之上。猶猶作聲。吠入室之兩獵犬。此兩獵犬。蓋查姆司所豢養者。故小狗見而吠之。查姆司忽擲去報紙。徘徊於屋中。言曰。吾今日甚不自適。柯蓮司曰。吾已早知之。查姆司忽卽案上。取一花朵。擲此二狗。言曰。吾鬱怒之情。本欲告之。柯蓮司顧乃不能發吻。語後嘿然。柯蓮司驚念此人。何爲直斥我名。不呼密司。卽曰。何由不樂。查姆司顛聲言曰。似萬不能。柯蓮司未答。查姆司則拊其肩。令其迴面視己。言曰。我不知爾居吾家久。能否知我非爾不歡也。柯蓮司大驚。深防其有他語。而查姆司仍曰。汝在此間。適乎。柯蓮司迷迷。

離。離。答。曰。適。甚。查。姆。司。忽。推。柯。蓮。司。既。而。却。退。曰。天。乎。吾。豈。狂。疾。
發。耶。柯。蓮。司。此。時。以。手。掩。面。而。查。姆。司。亦。隱。几。而。作。臥。狀。彼。得。見。
主。人。以。手。掩。面。則。微。嘶。以。爪。抓。主。人。之。袖。地。上。兩。獵。狗。聞。門。外。有。
履。聲。亦。作。聲。似。怒。來。者。此。時。知。木。林。歸。蓋。已。僱。得。女。僕。矣。推。門。而。
入。見。查。姆。司。色。變。而。柯。蓮。司。則。滿。面。緋。紅。未。退。也。卽。曰。吾。何。爲。復。
擾。爾。二。人。情。話。查。姆。司。起。立。忤。視。知。木。林。作。責。備。語。知。木。林。亦。怒。
曰。爾。敢。欺。我。至。是。自。我。至。是。爾。日。見。凌。踐。今。辭。爾。行。矣。餘。事。託。之。
柯。蓮。司。可。也。查。姆。司。曰。善。聽。爾。自。行。於。是。怫。然。歸。其。書。室。

第七章

查。姆。司。既。出。室。中。但。有。二。人。知。木。林。曰。適。主。人。與。爾。求。婚。乎。柯。蓮。
司。愕。然。曰。未。也。知。木。林。曰。吾。不。之。信。柯。蓮。司。曰。既。不。信。又。何。待。問。

知木林曰。爾不知彼人愛汝乎。汝行僞。謂不之知。語後嗚嗚而泣。柯蓮司大駭曰。此何必哭。知木林曰。爾行吾恨爾至矣。柯蓮司此時如受猛擊。卽卻退心。知木林不甚悅。已然尙容忍不之較。卽登樓而去。知木林見柯蓮司行亦頗中悔。以此時將行。何必開罪於同伴。於是知木林自至查姆司書室中敲門。查姆司聽入。知木林坐而問曰。查姆司。汝大忙乎。查姆司漫應之曰。爾來何事。知木林曰。查姆司聽之。吾適辭爾。非有意去此間也。查姆司曰。然則爾亦後悔矣。爾聰明識道理。旣不欲留此行。亦甚當。世母及柯蓮司恆言。吾家必須有人料理。吾亦莫測其用意。知木林變色言曰。查姆司勿太急急。吾自悔言之孟浪。卽爾亦然。查姆司曰。吾言果孟浪者。亦願請罪於爾。知木林曰。兩悔無不合之。交吾仍留此可乎。

查姆司起立以背就罏言曰吾不欲傷爾之心質言之爾之來此爲事已誤知木林怒極尙獐笑曰直哉查姆司吾亦了了汝意欲逐我也查姆司曰吾未嘗逐爾爾自願行知木林曰吾之言此由爾無禮於我而然查姆司曰無禮者安在知木林曰行可也何必絮絮此時查姆司取菸吸之曰去留在爾惟卽行亦無須急切知木林曰謝爾見待今再假我一宿吾明日至牧師家查姆司曰爾至牧師家耶知木林曰牧師女公子梢得司延我至彼家度耶穌復生節并換取空氣彼見我失容似勞瘁而致顧在此間初無一人見卹故不之覺彼獨覺之因以柬見招吾却之不往蓋因爾家政倥傯故不能抽身而行查姆司曰可勿言此吾自悔招爾之誤今此失亦易彌無須以空言自掩語後知木林起曰查姆司爾年

非少。此女。汝不知其根底。如何。乃留以代我。查姆司曰。所謂女子。果何人耶。知木林曰。汝勿憤憤。此間幾人。吾所指者。自在柯蓮司。查姆司曰。其人如何。知木林曰。彼欲嫁汝。汝不知耶。查姆司曰。汝言太倉。幸勿出口。知木林大聲曰。吾率其胸臆而已。倉非所計。查姆司曰。從容言之。何乃叫囂。語後視表。知木林曰。查姆司。吾甚爲爾憂之。語時。以手引吭。作欲哭狀。查姆司曰。何事爲我。擔憂。知木林曰。數月以後。卽見吾言之効驗。查姆司曰。彼此不必行僞。且勿作隱語。知木林曰。不信可也。必有一日。念我之言。語後向外而趨。查姆司卽啓關。送知木林。曰。後此當念爾言。知木林不答。向外而去。查姆司曰。天乎。此等婦人。直見所未見。久處令人不耐。知木林出時大怒。一一歸怨於柯蓮司。將痛斥之。而又思將行之人。何復

絮絮而心中則恨之特甚。明日晨起。知木林遂摒擋行事。以待力人。忽見柯蓮司出。卽曰。查姆司愛爾甚切爾。且勿喜。須少待之。查姆司性情反覆。不可深恃也。後此必有厭倦之一日。柯蓮司不悅。曰。妄哉。吾不省爾之爲何言。知木林瞬目視之。而車已至。遂匆匆上道而行。柯蓮司乃自至溫室之間。剪刈花葉。查姆司忽至。作簡語曰。知木林行矣。爾與吾世母當着意吾之家事。柯蓮司曰。敢不盡力。惟閱歷未深。苟有不適於事機。幸爲諒之。女言時似頗得意。雖其上有芬內克。然年老不更事。大權仍當獨攬。查姆司笑曰。吾當授爾全權。且吾家無難了之事。女曰。家事甚簡。似所優爲。查姆司曰。衣食不愁。易於料理。唯朋友至時。須供具與之歡洽。人生幾何。今日不樂。安知其有來歲。且爾我二人邇來性情漸洽。女聞言。

甚訝。卽曰。先生言此。吾心頗悒悒。似先生心有所繫。不能自適。然人生咎心之事。每人必有。譬如親愛之一人。忽爾逝世。句此時。柯蓮。司思及世。父梗不成聲。查姆司曰。爾尙不知。人有親愛之人。一逝。卽終身不能排遣。此時。忽堅執柯蓮司之手。而柯蓮司已縮手。避去。查姆司獨立溫室之中。以手自拊其額。怏怏不可自聊。明日。柯蓮司醒時。鐘聲剛五點。有半。女遂起。開窗四盼。時爲四月清曉。鳥聲四徹。草木受風而顫。如招柯蓮司下樓。喻受空氣。柯蓮司手抱小狗而出。見查姆司自甬道而來。此甬道蓋直通西樓者。女見查姆司有倦容。似通夕未睡者。女至時。查姆司似悲似慰。言曰。吾此來正欲覓汝一言。柯蓮司頗愕。查姆司曰。我今日殷憂愈迫。不知所爲。女曰。必爲西樓之女子矣。未知先生能否見託。我決守其

祕密。萬不宣洩。查姆司卽以手堅握女手。言曰。我專意託爾。爾能從我一行乎。女曰。奚爲不可。遂從甬道同上西樓。樓上有門。尙未闔。查姆司與女同入。清寂。不類人境。女心躍躍而動。非畏鬼也。見大廳之右。有黑屋。壁上一燈。黯黯然。窗門皆蔽以厚奩。床上偃臥一女。髮被其額。手白如青蛤之殼。尙有一複室。亦廠其門。查姆司遂引女入。複室中尙有天光。中有一中年之婦人。假寐於榻上。哆口而露牙。皮作青黃色。厥狀似死。查姆司以目視女。言曰。汝膽力尙偉。果爾無膽。吾亦不令爾至是矣。女未答。心知查姆司之意矣。查姆司曰。爾亦有膽。能任事乎。女曰。爾意欲令我嚴守此女。爾出而延醫乎。查姆司曰。然。明知此事非小。然非爾莫能奉託。女曰。諾。先生自行。幸勿念我。吾今抱彼得於此。可以爲伴。查姆司曰。吾

今急行。不忍拋撇爾身於此。女曰。趣行勿遲。吾不之畏。女送查姆司至外室。甫至樓下。女問曰。果臥人一醒。吾當何言。查姆司曰。彼必不醒。蓋已服安眠之藥。果醒而問汝。但曰。代斐力迫士耳。女曰。斐力迫士何人。卽看護婦乎。查姆司曰。然。斐力迫士誠懇可恃。頗有心疾。不能自支。語後自出。忽復回頭。親柯蓮司之頰。女大慚。不可仰。似查姆司之唇尙附其頰上也。而彼得在地盤旋以口啣其裙幅。女引狗入複室。視此已死之婦人。複室雖有死人。然窗開見日。不似外室之洞黑。女心至疑愕。不知置身何境。思此濃睡之女。卽夜中作哭聲者耶。又爲查姆司何人。此女風耶。病耶。斐力迫士爲看護人耶。抑爲守衛之人。正躊躕間。聞外間有歎息聲。女疑死者復生。忽見死人之首。已左轉。目中似有光線。女大驚。則堅抱其。

狗似查姆司去已數句鐘再視其表僅半句鐘耳卽自鎮攝曰勿恐勿恐此時復聞有歎息聲女此時纔知爲黑室中臥人之聲卽出而視之則臥人似醒髮已後披面上創痕已滿想此女前此必美麗無倫今雖創痕滿面而丰韻猶存女心憐之而女亦張目問曰斐力迫士汝又安往柯蓮司曰斐力迫士外出我來代役創女以手支頤曰斐力迫士自私之人也彼知我需彼胡乃遽行想其母患作矣旣而曰吾夫安在柯蓮司聞言曉然知爲查姆司之妻卽曰不久卽歸創人曰嘻臥而復睡柯蓮司此時大駭復至複室開窗噏取空氣以自鎮蓋驚極且暈也自念此身之事敗矣彼既有妻我將何賴蓋柯蓮司頗愛查姆司彼此未通愛情然兩心已印今知其有妻則此身決無位置矣憂駭交迸幾幾欲暈旣而又

念在此陰森無人之地。一暈孰見救者。於是。以。牙。齧。臂。大。痛。徹。心。精神。立。甦。不。致。暈。仆。屋。中。百。無。聲。響。但。聞。表。機。徐。動。之。聲。少。須。聞。外。室。創。人。嚶。然。作。呻。吟。聲。又。似。噫。氣。又。似。睡。醒。已。而。寂。然。此。時。天。已。遲。明。雷。動。雨。至。天。際。陰。陰。如。墨。柯。蓮。司。平。日。畏。雷。必。得。伴。侶。自。壯。今。茲。之。伴。但。一。死。人。及。一。創。人。而。已。欲。逃。而。下。樓。又。恐。負。查。姆。司。之。託。方。舉。步。向。外。而。趨。而。又。退。入。室。中。心。念。無。家。可。歸。得。查。姆。司。爲。之。居。停。禮。已。甚。至。奈。何。負。之。且。所。求。於。己。者。只。此。一。端。中。道。食。言。能。勿。謂。之。負。義。然。又。思。如。此。困。苦。之。役。何。由。責。及。我。躬。則。又。不。滿。查。姆。司。之。用。意。時。雨。集。電。撇。雷。聲。隆隆。女。大。震。欲。涕。則。嚴。抱。其。狗。狗。亦。聞。聲。而。吠。而。雨。下。如。軸。樓。中。已。將。沈。黑。女。出。表。視。之。已。八。句。鐘。而。查。姆。司。尙。未。歸。因。思。查。姆。司。果。娶。耶。然。此。創。女。呼。之。爲。

夫。又似娶矣。實則無關己事。可以勿思。而雷聲忽然震奮。女爲失驚。而雨勢之來。乃益猛而創。女仍沈沈而睡。狗則狺狺作聲。柯蓮司亦幾欲失聲而哭。以目視此死人。知不能爲己之害。唯眼中實未覩死人。第前數年曾一見其世母之尸而已。正沈吟間。聞梯次有革履聲。歷級而上。

第八章

門開。則查姆司入也。其狀甚慌忽且罷。發聲作語爲雷聲所亂。聽之弗清。其後則醫生克爾恩尙有一婦人。又似曾相識者。則看護婦伊梵司也。女呼曰。姥非伊梵司乎。吾病愈久矣。伊梵司曰。吾此來非爲爾看護。蓋爲一女士來也。查姆司卽令伊梵司隨柯蓮司下樓。歸其所居。柯蓮司恍然疑適間之夢寐。伊梵司曰。吾觀爾精

神似。矍亂而不定。胡不少息。以長養之。此時風雨且息。汝竟震驚。至是以汝。恆怯之身。乃置之西樓。可云殘忍矣。柯蓮司曰。此義不能。却舍我。無他人也。伊梵司以目視柯蓮司。久即令之少睡。柯蓮司假寐。可數分鐘。強起梳掠。然顏色已成慘白。狀似欲病。而芬內克亦早起。惡雷聲之聒耳。則怒不可遏。柯蓮司入面時。芬內克曰。吾自少即惡雷聲。及電撇聲。轟而光惡。吾爲之不懌者久。力將刀。又及首上之首飾。盡藏於密處。防其過電。以害我。柯蓮司即與親吻。曰。姥且勿驚。雨過日出。天氣已清。可勿患矣。芬內克曰。吾實防其復來。然則人生何趣之足言。今查姆司又安在者。語時方對坐。傾茗。柯蓮司爲淪茗。言曰。今早查姆司方外出有事。不久歸矣。芬內克曰。爾似有病容也。且僕媼散盡。新來之人如何。柯蓮司曰。自

村間新來兩女僕。而查姆司先生。尙自城中。僱得二人。芬內克搖首曰。女僕安足恃。吾意不如用男僕爲佳。然而查姆司意別有在。吾亦不願與其家事。彼此回逐。知木林甚愜。吾意此人無恥。乃自貢其身。得此蕩婦。司家必敗矣。彼見查姆司無妻。日貢其狐媚。以求逞。正未可料。柯蓮司念芬內克之言。則查姆司決未娶。果娶。芬內克何言無妻。以此之故。心爲少定。再思之。終不自釋。復又變色。作失意狀。芬內克曰。爾似有病。宜急飲壯氣之藥水。柯蓮司曰。吾初未有病。語時聲響甚微。芬內克曰。我頗願服藥。以兩盛雷殷。使我不適。我今欲歸寢室少臥。卽爾亦當暫睡。移時。柯蓮司曰。白晝胡能安睡。吾須振作其精神。以襄家事。芬內克曰。何名家事。亦例行耳。果僕御可恃者。何必勞力而焦思。凡看家婦。先宜部署。停。

妥。後加以指。麾足矣。何事。自劬其身。而查姆司已自外入。芬內克喜曰。汝歸耶。何爲有煩惱之容。如是陰陰天氣。雨盛而雷復隆隆。然。吾人又安有好懷抱耶。查姆司不答。卽至柯蓮司之前。以手按其肩。附耳言曰。此時將少愈矣。柯蓮司點首似欲答言。顧喉中若有物梗之。不能答。查姆司少食後。匆匆自去。柯蓮司遂出面女僕部署家政。在百忙中而驚怖之心。轉爲之滅。是日午後。復得一垂老之女僕。能治精饌。曾侍大家。舉止落落。然是日女僕至者可數人。柯蓮司直於晚餐時。始見查姆司。而芬內克已預食而先息矣。二人飯後。查姆司曰。今夕之熱。乃近六月。室中焦悶。共至月台中飲茗。不寧佳耶。柯蓮司曰。如先生所命。吾無地不可。旣至月台。星辰滿天。查姆司曰。柯蓮司。我深自愧悔。辰來賓爾於西樓之中。使

爾震怖不已。吾歸時見爾失容。竟日匪不恨。恨柯蓮司曰。感先生關懷。吾亦了了知之。查姆司忽注目言曰。吾行後彼床上睡人醒乎。柯蓮司曰。曾微醒。作言查姆司曰。何言也。柯蓮司曰。言已。查姆司聲顫問曰。彼何言。柯蓮司沈吟不即答。少須言曰。彼頻頻問先生。且示我先生即其夫也。查姆司失色問曰。汝亦信彼言乎。柯蓮司曰。何爲不信。查姆司曰。僞也。非真也。語次幾欲起抱柯蓮司親吻。即又少卻。但堅執其手言曰。果其言確也。如何汝心不爲惘。耶。柯蓮司曰。即我亦不自知。且何爲問我。以是言意謂既有事矣不宜問此查姆司曰。我非忍心。置汝不顧。此事實天閱。吾二人之良會。在理。吾宜以實告爾。吾敢立誓不敢望爾之愛。我須知天下人之最蹇運者。唯我一身。柯蓮司聞而大震曰。想此睡婦必爲君之夫人。其事實。

矣。今徐徐且示我以真際。查姆司曰：彼創痕滿面，披髮飲藥而睡者，果吾之妻也。柯蓮司太息不能答。查姆司起引其手曰：此間非傾談之所。柯蓮司却退不行。查姆司曰：爾畏我乎？柯蓮司作欲哭聲曰：汝何有是言？於是二人徐徐自月台及於園次，同行於星光之下。然尙引手而柯蓮司尙欲縮歸其手。查姆司正色言曰：是何傷？吾豈害汝之人？於是無言。同至林間，有小鐵榻。查姆司延坐，言曰：爾畏冷乎？柯蓮司曰：否。查姆司曰：汝胡有不悅之容？詎厭我耶？柯蓮司曰：恣先生所言，安敢不聽。既坐，查姆司以肘加膝，俯而支頤，言曰：實亦無言可說。前此五年，吾與吾妻露西蠻得結婚。妻爲人間至美之玉人。吾愛之幾發狂疾。語後少停曰：後此頗有違言。妻以爲吾多怪癖，心未善也。以吾平生好馳汽車，一日與妻同坐。

汽車。其行如風。妻乃大怖。而意外之禍陡至。御車者忽死。於是妻益驚怖無主。柯蓮司曰。是何奇。亦常事耳。查姆司曰。吾最惡無膽之人。御車者既死。再強吾妻。出行力決不可。吾則謂綱維在我。我自。有。權。婦。人。不。能。拗。也。柯。蓮。司。聞。言。不。答。查。姆。司。曰。事。隔。二。年。矣。一。日。挈。妻。同。出。赴。餐。堂。午。膳。當。日。吾。實。居。治。枉。西。亞。不。在。此。吾。妻。力。謝。不。行。吾。力。強。之。妻。痛。哭。不。行。吾。抱。而。登。車。妻。抱。我。大。號。吾。尤。怒。立。令。開。最。快。之。車。語。至。此。止。柯。蓮。司。變。色。曰。此。大。不。近。於。人。情。查。姆。司。曰。悔。無。及。矣。然。車。行。數。里。妻。亦。不。哭。忽。前。途。來。一。孺。子。盤。散。道。上。吾。引。車。避。此。孺。子。車。觸。小。籬。籬。中。爲。小。溝。極。深。車。遂。翻。於。溝。內。語。至。此。復。止。柯。蓮。司。曰。其。下。如。何。查。姆。司。曰。事。畢。矣。吾。幸。未。死。但。傷。其。臂。而。吾。妻。之。玉。容。毀。矣。柯。蓮。司。曰。傷。哉。惜。哉。查。姆。司。曰。

吾識吾妻之性。既毀其容。決不再生。語復止。柯蓮司且聽。且糾其素巾。顏色時變。時厲。少選。查姆司復曰。吾妻怨我深矣。吾則諱言妻死。遂不再歸。治枉西亞。遷此僻闇之地。人無知者。此地本爲吾同宗之產。沒後無人。歸吾承襲。吾允吾妻。既隱是間。決無人能知生死者。吾思吾妻之自諱爲死。不欲當時羨者妬者鄙夷其醜。今既藏之西樓。遂無人知其蹤跡所在。舍斐力迫司外。實無一人侍其左右。斐力迫司爲吾妻深恃之女僕。及醫生克爾恩耳。卽彼伊梵司。亦似知狀。吾故以電話招之來前。語至此少停。復曰。吾拋爾於死人之室。此心爲忍。然舍此外實無他法。女聞言惻然。卽伸手與之爲禮。曰。吾知爾之心。不得已也。然心念查姆司之爲人。前此似甚可親。今聞其言。似有暴烈之性。頗與人以難近。而查姆司竟

不與引手。意謂柯蓮司之伸手爲禮。殆憐己之無告也。然此罪實
一身。肇之二年以來。百憂攻心。萬愁勞形。竟轉以憂愁爲習慣。今
細觀柯蓮司神情。似輕己之狂妄。於是羞赫見諸顏面。而柯蓮司
覺查姆司不敢報禮。知己意已爲所知。卽曰。吾無權力。足以干先
生之事。且平日蒙惠至厚。何敢私存輕詆之心。查姆司見柯蓮司
憐己。卽引手抱其背。言曰。幸勿以我爲狂人。亦不宜殺其愛我之
心。我二人雖不成爲夫婦。亦可爲關情之朋友。嗟夫。柯蓮司吾雖
生不如死也。而柯蓮司亦不推卻。迴身就抱。似知欲親己。吻顧亦
不敢絕之。已甚。而又忽然轉念。仰首視查姆司。滿面皆含冷氣。查
姆司立時釋手。亦立時變爲禮敬之容。親額而不親吻。柯蓮司太
息。自幸不爲親吻。而查姆司亦臨岩勒馬起而致敬。曰。爾我永爲。

朋友矣。柯蓮司曰：誓與先生訂交。查姆司聞言，色變而柯蓮司仍從容言曰：即使妻指其聞之，亦不能礙我之交情。我後此終身不忘爾之深情，且吾所謂情者，非爾心中所疑我之情愛也。蓋爾我交誼務在忠篤，不苟爾亦知之乎？查姆司曰：然則爾前此之愛我，非情愛矣。女曰：所謂愛者，與君心迥異，非不愛也。查姆司曰：近來乍變易耶？抑夙有此心？柯蓮司曰：然則先生怒我矣。查姆司曰：此言非切。天下女子性質，不知何物製成。我之所求者，爾乃弗省。我之有需於汝者，爲我也。亦爲病妻。今我二人竟爲蹇運所沮，適言愛一也。而彼此之愛不同。究竟何謂？柯蓮司徐答曰：我亦弗知。查姆司忽張目言曰：譬如後此得有一日，告爾曰：愛爾。爾將如何？須知我之真情，至死不變。汝豈知之？柯蓮司曰：先生有婦愛我，何爲查

姆司曰。果彼此同心愛。亦何礙。柯蓮司曰。君謂無礙。我則大礙。况吾年尙穉。於世事未更。唯此天經地義。固已知之。甚明。果前此卽有所愛。今知君已娶。卽亦雪。渙。冰。銷。矣。查姆司作色曰。吾安得有妻。今爾我從茲以後。各無係屬可也。柯蓮司不答。聞樹上鳥鳴之聲。查姆司復曰。汝年過穉。不審社會之事。吾未能悉。兩年中之苦况。告爾。語未竟。柯蓮司引目視查姆司曰。我固不更事。然甚爲君憐之。卽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譬如我真愛爾者。則不問其有妻與否。而好合之心自固。顧乃茫然不知其所以。自問亦甚難言。查姆司曰。此言吾亦信之。語次。鐘已十一鳴矣。查姆司曰。時乃如是之晚耶。於是二人同行。至於甬道時。查姆司親女之腕曰。柯蓮司願爾終夜平安。柯蓮司曰。吾亦如是祝君。唯吾至是間。久久不行。君

亦生厭乎。查姆司曰：吾亦莫知。柯蓮司遂燃燭登樓而睡。

第九章

柯蓮司性質之變動亦非人所測。前數日以為天下之可親愛者無如查姆司。今乃盡易其所嚮者。大意以查任性致毀其妻之容。故婚嫁之念灰而朋友之情固在也。是夕輾轉亦不甚睡。明日晨餐亦不自適。然芬內克得來書甚夥。讀之大悅不已。而查姆司亦至怏怏不樂。言曰：吾意欲赴城中小住數日。言至倫敦也。飯未及半。女僕來言車已駕矣。查姆司匆匆飲咖啡一杯立出。柯蓮司整理家事後。芬內克仍作活計。柯蓮司讀報令彼聽之。乃未久而鼾聲作矣。柯蓮司亦困而思息。心中時念西樓景物似電光時照死人。今不知此死人安往。想已瘞矣。唯飲藥酣眠之女。今當如何。是

日下午。女執書至玫瑰園中。此地本可仰見西樓。查姆司恆不欲其到彼者。而女仍時往。似有磁石吸鐵者。此日吸力乃尤偉於前。既至隱隱見樓上似有人影。知卽爲創人出也。顧亦不懼。仍徘徊於園中。忽見伊梵司扶樓闌干而立。引手招之。女卽至樓下。伊梵司探身一半。招手言曰。彼欲覓爾一談。女曰。安往。伊梵司曰。呼爾登樓。以速爲妙。柯蓮司自念。彼爲誰者。然知之矣。於是躊躇久之。遂徐步登樓。知伊梵司見招。必有所事。既至。果見伊梵司凭闌言曰。彼欲見爾。然尙須小立。吾先入探。但未知此中事。汝知之幾許。女曰。吾一一知之。爾所看護者。決爲主婦。以姿色損毀。不肯面人。非歟。且我尤知以何事毀其玉容。查姆司亦一一告我。伊梵司知柯蓮司已詳其事。遂前導。將入門時。柯蓮司復停趾。問曰。死者仍

在屋中耶。伊梵司曰。死者已輦而去。此人有心疾。終損於此樓。昨日在瀟雷怒雨中。爾一人在此守尸。此至難事。吾乃不知查姆司何以允汝。句卽曰。此事吾不宜言。唯入時須自謹慎。可勿觸彼之怒。凡彼有言。爾勿與之舐觸。柯蓮司曰。諾。伊梵司引入時。初非昨日所見者。樓甚寬敞。有三玻璃窗。下卽玫瑰之圃。且陳設雖麗。然無精采。足以動人。窗奩半捲。頗不明快。牆上高懸二照片。臨窗榻上。有一女人。偃於榻上。加黑面羈。僅蔽其半面。柯蓮司一入。女卽起立。徐曰。來者卽密司柯蓮司乎。吾甚願覩風姿。其人卽露西蠻。得夫人也。謂伊梵司曰。爾且外出。有事。吾自呼爾。伊梵司遂入。復室。夫人熟視柯蓮司久之。歎息曰。敬謝上帝。爾乃非美不唯。非美且又非媚。柯蓮司聞言甚駭。久乃曰。夫人斥我不美。固也。何由謝。

及上帝夫人叉手起立曰。爾乃不知吾意乎。於是去面幕。出其癡痕之面。柯蓮司曰。美哉。夫人。夫人微哂曰。所謂美者。前此之美。非今日也。爾且前視一物。語時。至照片之下。去其輕紗之幕。柯蓮司諦視。不能自止。象爲半身美人。其艷冶動人。處令人心肺爲之躍。躍。然此外另有一鏡。而夫人復以面照之。鏡中言曰。汝試觀吾今日之狀。如何對之。幾發狂病。柯蓮司先觀照片。後再臨鏡。觀其毀容之狀。夫人復作獰笑曰。以吾面較之。照片如何似此容顏。能更出而對人否。前此上帝垂慈。賜我如花之貌。今遭天譴。竟毀吾容。昨是今非。汝謂能提此醜態見人乎。前此晨起臨鏡。得意無極。不論何時。無人不加愛慕者。吾聞其稱美之聲。狀如中酒也。汝亦知吾意乎。柯蓮司曰。我卽不美。亦解夫人得意之言。語後夫人復偃。

臥作悲聲。曰：查姆司爾太殘忍，竟毀我容也。柯蓮司聞言，卽至其榻前，引夫人之手，堅執之，曰：傷哉夫人，吾不忍目覩也。夫人曰：吾今日適如囚拘，宜爾之不忍見也。少選，夫人復曰：查姆司前此敬我如神人，謂行遍天下，美麗未有如我者。後此毀容，而查姆司見我，未嘗有展顏之日。今欲請我自忘其醜言，舊日之美名，仍存心中，何事介介此語？特姑爲慰藉，實則吾一面鏡中心，中直同火熾語，竟而柯蓮司不能答，實則亦無可答之言。夫人曰：吾不審與爾，是何緣法。昨日一見爾，面覺在在可人，故不妨掬心相示。柯蓮司曰：夫人何見愛之深，須知夫人之容似皓月，受掩於輕雲，而光氣自在雲中，望雲者又胡從見月也。於是二人相視，莫逆於心。夫人曰：吾甚願爾言之出自本心也。柯蓮司曰：夫人當信吾言，吾卽自

欺亦何所益。夫人曰：善。世寡誠慤之人，吾良不能無疑。今於爾又何疑者？語後復亢聲言曰：今日爾我談心，當質言而無諱。爾亦愛吾夫乎？吾夫與爾有情愫乎？柯蓮司大駭，立改其容。既而又思此言，幸出今日。若昨日者，則正難爲辭耳。因亦亢聲答曰：安得有是。夫人曰：汝固無有。彼人如何？柯蓮司笑曰：此安能測，亦不能造。語以欺夫人。唯夫人當思先生前此所愛者何人，因指其照片曰：吾之顏色能比似此畫中人耶？謹告夫人，可勿庸操此心緒。夫人曰：吾聞汝言，竟出意料之外。語後偃臥溫榻，嗚咽不可自止。已而言曰：吾殊不欲生，然又不死，何也？伊梵司聞聲而進，拊柯蓮司之背，言曰：爾且退。主婦腦病將發，吾當進藥。得藥後晚中當少寧帖。柯蓮司曰：吾未有傷害夫人之事。伊梵司曰：但願如是，今當趣行，勿

留柯蓮司出時似隱隱。尙聞夫人哭聲。及下樓時。始止。將及東樓。甫及甬道。忽見知木林至。且挾其居。停密司。梢得司。高談於客廳之中。柯蓮司見二人心動。似有警兆。暴至者。

第十章

柯蓮司遂不入客廳。已聞芬內克呼喚。始入與二人相見。梢得司未嫁。似有腦病。衣服頗麗都。惟肉色微黃。卽其所衣之顏色。亦不大稱其面容。知木林旣爲梢得司引見。而梢得司引目視柯蓮司。甚酷。柯蓮司已知此人中知木林之讒矣。然知木林尙沈深。如無事。且吐發甚和藹。可親。卽曰。密司柯蓮司。近狀如何。整理家務。頗不棘手乎。吾觀爾之狀。似有病容。何也。且瘦損異於平時。密昔司芬內克觀之。然否。芬內克曰。其狀似倦。非病也。彼年輕安能憔悴。

如我。復謂知木林曰。爾言且少。和平。勿亢聲。以震吾耳。知木林不悅。立變其色。謂女曰。密司柯蓮司。且同至園中一行。或吾聲響。不至聒及老人。吾尤知密司柯得司。將與姥深談。吾二人不如請問爲得。二人遂同下階級。知木林曰。想此老物。甚增人厭。我非冒嫉。爾在是間。惟是間景物。在在足敗人興。吾幸出此間。深感上帝之仁。脫吾陷穽。且吾之爲人。勇決無倫。萬不能留此。以觸主人之怒。自吾去後。查姆司頗有煩言否。柯蓮司曰。初未聞此。知木林曰。彼胡能語爾。吾晨來遇爾。一知己之友。柯蓮司曰。吾安得有友。其人爲誰。知木林作冷語曰。不惟爲友。且爲男友。並爲少年。其面目亦略清整。今日此人。方跨自行車。自老克明登來。想其人必居彼間道中間。問我去梢支路幾許。而密司柯蓮司居此幾時矣。吾已一

一告之。其人聞言大悅。言將以明早至而候爾。柯蓮司曰。此殆雅謔。吾實無此友。知木林曰。胡不記憶。此少年名溫內泊司。柯蓮司聞言。顏色喪失。然尙力支其氣。言曰。溫內泊司耶。固曾見之。然未嘗許爲朋友。知木林笑曰。不爲爾友耶。然則此人太荒謬矣。此人告我。汝已與訂婚。柯蓮司曰。妄也。語至此。怒目盛氣。勃然如不可遏。知木林曰。訂婚與否。誠妄與否。吾不相關。吾觀其人。似有權力。足以御汝。我爲旁觀之人。又何涉於爾事。語後復歸客廳。而棺得司已興辭。且與柯蓮司握手。其意甚善。以芬內克告以女之善狀。憬然於知木林之言。爲誣。蟻故亦立時加禮。且謂芬內克曰。吾家去此未遠。可請密司柯蓮司至吾家一談。而知木林不悅。蓋知木林既至。牧師家猶恨柯蓮司。殊不願彼與棺得司親稔。行後。柯蓮

司見知木林在彼頗不安帖。至輾轉不能成寐。既而又自慰曰。吾何爲畏彼。顧雖如是。終不自寧。明日午飯後。有溫內泊司之名紙。由侍者傳入。女見其名紙。欲辭而不面。既而思之。又似非法。不如見之。於是莊容直氣。直至小客廳之上。溫內泊司欲與引手。女僞不見。卽曰。胡爲乎來。旣不相友。可以勿面。溫內泊司強笑。言曰。無禮哉。吾來蓋有所爲。一則奉候。一則傾談。女曰。殊無談味。亦無正事可述。溫內泊司曰。爾謂我無正事可言耶。女亦張目。言曰。吾自有把握。且謂爾冒昧至此。殊無理之可言。溫內泊司曰。汝當留意。吾乃無理冒進者耶。吾之來此。欲得爾爲妻。女笑曰。汝安有權力得我。汝自謂大有權力耶。我少不更事。與爾出而閒行。是吾過也。汝胡敢據此爲娶我之券。語未竟。溫內泊司曰。爾我當互相知。勿

爲峻絕之言。在倫敦時。曾有一二事宜留意者。汝竟忘之乎。女曰。何事。我乃弗省。溫內泊司曰。汝不同我結婚耶。女大怒。斥曰。汝似有狂病。溫內泊司仍微笑曰。汝竟忘我。二人行結婚禮耶。胡健忘。至是想爾大病後。竟忘懷矣。一語及此。柯蓮司忽思及病中之事。所謂噩夢者。不期歷歷在目。似與溫內泊司同立一教堂之內。有牧師。白衣誦經。祝其爲夫婦。且見溫內泊司親其輔頰。猝驚而醒。如是者。不一次矣。醒後私禱上帝。自以爲夢。而非真。果屬真者。則終身淪棄矣。旣而又思。吾何以忽自車中下跌。則此人似有幻術。正未可定。思及於此。眼中微露懼容。溫內泊司已一一見之。女微息曰。謝我上帝。乃夢而非真。溫內泊司曰。此真也。非僞也。結婚之事。安得以夢話了之。此時女據榻背。自衛覺腦際似有刀割。神

息立昏。聞溫內泊司之言。似陰陰相距至遠者。溫內泊司曰。我告爾以此。殊近孟浪。今且暫別。不相聒絮。寬爾以數禮拜之期。令爾默思。至於習慣後。吾當更來。且言且以口親其手。女已迷惘如石。人聞門聲。礮然已覺。溫內泊司行矣。少選。女始神清。顧視屋中。而眼似奇痛。初疑爲夢。忽見地上遺一男子之手套。因憶爲溫內泊司所遺。卽拾而擲之。擲諸牕外。自至樓中。以涼水自盥。立時清醒。而勇氣復生。自思我不信此賊所言之爲實際。且卽幻術弄我。安有信據可憑。然吾夢中事。彼又何由知之。則甚望查姆司之歸。請其商定果屬實者。則亦無法可以自救。則愈思愈不自聊。遂自樓而下。至於客廳。見芬內克方假寐。而貓狗交臥其側。白玉之鳥鳴聲如流水滑滑然。芬內克開其倦眼。謂女曰。吾於今日下午。將以

馬車出遊。聽爾自便。不汝擾也。女遂出。因思心緒惡劣。將何物足以消遣。忽聞女僕言曰。有一客在小廳奉候。女聞言。慍曰。吾不見再來。幸勿爲通。而女僕未答。柯蓮司斗見客。廳門外立一少年。非溫內泊司別爲一人。面目清秀。衣裳雅素。似已聞柯蓮司之言。頗爲疑訝。卽言曰。女士以我爲不願見之人矣。柯蓮司曰。固有不愜心之人。不欲面之。顧乃非客。少年微笑。露其齒。其白如玉。言曰。未通名姓。宜女士之見疑也。女曰。客來何事。少年曰。我非面求女士。但查姆司先生以何時歸。鄙人爲其內姪。名司他何德。新自美洲加拿大來。來時聞姑丈居此。專誠拜訪。而密昔司芬內克固爲熟人。又當午睡。不得已擾及女士。幸勿見罪。於是二人同至客廳。女讓坐後。言曰。查先生當以明日歸。先生爲其親串。吾當爲先生。

整治安息之處。少年視柯蓮。司而目中似甚感激。卽曰。勿煩女士。勤劬。吾且坐候密昔司芬內克之醒。女士勿怪冒瀆。吾見女士似有不適意之人。及不慊心之事。果使句柯蓮。司竟忘來者。譏評卽掩面大哭。少年嘿然待其哭止。卽坐迫其旁。引其手。言曰。女士何爲發聲而哭。鄙人見狀。心亦酸楚。能否以不平之事告之。萍水之人。或能爲力。亦未可定。柯蓮。司縮歸其手。坐而言曰。先生突來。素昧生平。何敢訴吾心緒。且吾初未審先生之果爲查姆。司親串與否。少年笑曰。然吾自有實據。亦不待密昔司芬內克之識我。女曰。我言未知能取信於先生與否。我生平未嘗輕哭。近有大禍。不知所措。驚怖莫知所爲。故呈其醜狀於先生之前。此時二月對觀。女躊躇不敢質言。少年慷慨言曰。何必相識。天下自有公是非。亦不。

妨。示。我。也。女。亦。懵。懵。然。不。自。禁。遂。一。一。語。以。溫。內。泊。司。之。事。少。年。頗。注。意。以。聽。之。聽。後。畧。作。簡。語。卽。於。日。記。本。中。擇。簡。而。記。之。記。後。言。曰。此。物。作。妄。語。固。有。辨。白。之。時。然。女。士。所。處。之。地。甚。險。惟。遇。我。似。有。神。遺。爲。事。巧。極。矣。我。思。決。不。待。查。先。生。之。歸。而。女。士。之。癩。發。矣。吾。意。查。先。生。歸。時。女。士。亦。可。一。一。語。之。無。隱。女。曰。然。苟。語。查。先。生。必。爲。助。力。少。年。曰。凡。人。皆。有。惻。隱。之。心。卽。助。女。士。亦。不。爲。陰。德。惟。以。狀。測。之。女。士。芳。齡。似。在。十。六。以。內。何。由。有。結。婚。之。事。女。曰。吾。今。二。十。二。矣。有。時。自。覺。如。四。十。以。外。今。日。殷。憂。傷。人。則。直。成。一。老。嫗。耳。少。年。曰。女。士。乃。二。十。有。二。耶。我。長。於。女。士。六。歲。語。至。此。女。起。立。曰。密。昔。司。芬。內。克。似。醒。矣。似。可。晤。面。於。是。同。至。大。客。廳。芬。內。克。一。見。司。他。何。德。則。大。喜。曰。孺。子。之。來。甚。洽。我。心。前。數。日。爾。之。姑。丈。

方與吾談。不期汝卽歸來。滋可喜也。查姆司赴城中。明日可歸。自爾姑母逝。查姆司未嘗一日破顏也。柯蓮司汝出。爲司他何德部署寢處。唯藍色之屋。最寬綽可居也。司他何德。汝觀是間。清寂如荒墟。較之司拖明登如何者。爾姑丈堅執己意。不予人以諫阻。必居是間。予又何能爲力。吾甚願爾能甘寂寞。與吾旦晚傾談。司他何德曰。小子以四海爲家。喧寂均無所礙。正於是時。柯蓮司已出。令人汛掃門宇。安置几案。柯蓮司覺此。少年一至而中。懾溫內。泊司之心。略爲安謐。似不更畏禍殃者。遂指麾諸人治事。此藍色之屋。去西樓乃未遠。柯蓮司心念果午夜夫人作呻楚聲。爲此少年所聞。則祕密之事。不已洩乎。旣而又念此少年一睡必沈酣。或無驚醒之事。又思此少年果能爲吾兄者。則當恃之以無恐。必不爲。

狂且所凌踐。

第十一章

司他何德。少年有俠氣。聞柯蓮司言。心滋戚戚。謂此女郎。荏弱無親。屬而強暴者。乃欲汙之於人。理人情均無所協。且此溫內泊。司直無籍之流。氓椎埋之盜賊。竟欲以足踐之。既而又念此女。果與結婚者。中道女心反悔。則吾雖仗義。又將如何。此外尙有一節。或結婚之後。大病而傷其腦。竟相遺忘其事。亦復難料。既而又見柯蓮司。貌雖非美。然蕭然有出塵之姿。爲之壻者。正自非易。宜其所選。苛也。此時方易衣就飯。仍思維不已。竟不盼查姆司之來。歸。忽又不滿於查姆司。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既就席。見柯蓮司。淒惶無主。竟無人爲之保護。忽自任爲其保護之人。席罷。芬內克就寢。極。

早謝司他何德曰。吾老倦不任周旋。欲眠矣。柯蓮司善雅談。且能歌。吾遣之侍客。當不岑寂。於是二人同至客廳。女則抱小狗於懷。司他何德至。風琴之次啓。其匣既而又闔。言曰。密司。今夕太忙。或不畧發其金玉之音。果倦怠者。請自便。此亦吾家非客也。今不獲見吾姑母。悲梗之懷。無時輟息。憶吾少時。依吾姑母。今茲永訣。安能無悲。須知吾姑母之死狀慘也。女曰。吾亦聞之。司他何德。憑窗而立。外視花園。忽內言曰。吾姑以美豔冠一時。上帝仁慈。招人天堂。俾享清福。不然。以全毀之玉容。昔妍今醜。又將何以面人。則机隍正無已時。女不之答。司他何德。以爲柯蓮司必亦憐惻其姑。今茲不言。而唇吻間。似含意。欲伸而神情亦爲之異。司他何德。初不知露西蠻得之未死。故頗以柯蓮司之狀爲怪。而柯蓮司之心。

則亦怨。查姆司之任情。竟使其美人失豔。亦正思維。故不能猝答。但問此少年言曰。先生果欲聽吾俚曲。願奏其末技。以供一粲。少年復啓琴匣。言曰。女士須按譜而歌。或背誦耶。女曰。無須按譜。吾自省記。少年大悅。曰。敬聆法曲。吾有時心緒來時。不欲聞歌。今得女士金玉之音。吾不敢不傾心以聽。柯蓮司乃就琴而坐。少年則距琴稍遠。見柯蓮司出纖指。按琴其白如玉。卽其態度亦佳。女先調五音。則歌法國豔情之曲。復歌愛爾蘭曲。節節皆吐悲音。然柯蓮司之音。竟似催眠之術。而少年心緒亦爲牽糾。悲自中來。不可斷絕。此屋中漸漸洞黑。少選月輪東出。穿牖而入。直撲柯蓮司之身。女又歌曰。我有笑。鬢足迎人。兮人人邈我。皆含春。兮吾鬢簪花。鮮新兮。人儀我美。工笑顰兮。我身如囚。眉弗伸兮。吾之笑聲。如

有神兮。果反吾笑爲酸。辛兮。去花易草。謝其芳馨兮。清淚迸。落光
瑩瑩兮。不如去世。蛻吾形兮。死者所宅。長冥冥兮。人生忽忽。吾寧
怨其飄零兮。彼此互悲。何時停兮。歌已少年。無言似心有所觸。不
能自安者。女問曰。先生亦悅吾歌乎。少年曰。安能不悅。卽女士亦
當自知。不惟鄙人。凡聆音者。匪不傾倒。然吾頗不懌。末段之過於
悲傷。似自哀鳴其身。世滋非閨房之福。女曰。此亦或然。然特須臾
之悲。非長如是。此曲最爲密。昔司芬內克所稱賞。正於此時。侍者
持電報入。上之柯蓮司。中爲查姆司所發。言明日不能歸。尙須少
延數日。女不言。以電報授少年。少年頗以查姆司不歸爲樂。女曰。
吾意欲回電報。先生惠臨。且先生在此。當留以幾日。少年曰。遲速
無定。不如不報爲佳。姑丈之家。吾來去自如。何必有主客之分。女

曰。先生以何時行。行且安往。少年曰。須更往加拿大。女曰。既至彼。間更不來耶。少年曰。此又安知。忽問女曰。女士與姑丈相處如何。吾聞人言。此老不易共事。女已盈盈起立。憑窗而坐。時雖五月二日。而天已微暖。女聞少年言。二頰全赤。知所問之。有因。少年見狀。亦覺言之過質。女頗不懌。曰。先生安有此問。且頻頻視我。似我因是言而生慚耶。少年曰。吾言誤乎。女曰。誠誤。果相交稍久。必告先生。以所以生慚之故。少年曰。吾言出之無心。亦不願聞君事。女曰。無妨也。告之在我。非君探我。不應告之事。今奉辭矣。果欲蘇打水。及他物。吾爲先生已宿備之矣。少年曰。敬謝雅意。並聆嘉音。願女士夜來安謐。女出。少年日送之。登樓後。則少飲灰司克酒。參以蘇打水。酒入後。靜思溫內泊司之行事。既而又思。茲事大有疑竇。思

及倦時。忽夢溫內泊司與柯蓮司爭競之狀。而柯蓮司此時亦夢赤足行於野次。其後有人追躡。迴顧則溫內泊司也。既而又似不行。草地之中。轉入迴廊。而溫內泊司已迎面而來。蓋有升降機下墜。女得攀機而上。竟爲溫內泊司所獲。女與力掙。不期立醒。醒後聞有哭聲。則露西蠻德也。較往日爲烈。女大驚防爲司。他何德所聞。問聲所自起。則將何以應之。此少年決不畏鬼。必不能以模糊影響之談告之。柯蓮司本無下嫁查姆司之心。然託庇字下。萬不能忍心洩其祕事。因思平日頗見悅於夫人。思以善言勸導之。止之勿喧。少須略止。旣又加厲。女思此聲決爲司。他何德所聞。於是急奔西樓。而樓門嚴閉。門內哭聲時發。時止。女推門。則門已下鑰。遂叩戶呼伊梵司。已而聞有足音。伊梵司出而應門。而樓下已有。

履聲橐橐而上。且急。此時門闢。女急入。伊梵司喘息言曰。吾亦甚盼爾來。今夕闕且加甚。忽見有人推門直入。問曰。此中何人病耶。乃哀鳴至此。女噤不能聲。亦不解。所以答問者。見司他何德。方被睡衣體幹甚高。狀亦英武。卽從哭聲來處推門而入。忽又卻步言曰。此非亡姑露西蠻得耶。其聲蓋欲哭矣。柯蓮司見露西蠻得。方以手掩面大哭。亦已見司他何德。卽呼曰。司他何德。汝行吾不願見汝也。司他何德卽奔入。執露西蠻得之手。哭曰。姑母幸存。吾之幸也。何爲見拒。且何以至是。露西蠻得曰。汝不見吾之面醜。乃如鬼尙足見人乎。何爲乃有此問。司他何德卽與姑氏親吻。曰。姑母聽之。吾言甚切。非敢欺及所親。惟吾欲知其狀。聞人言。姑母已委化於客邊矣。何以在此。露西蠻得忽立起。坐於窗下。嚶嚶作孺子。

啼。司他何德。以目視伊。梵司復視柯蓮。司已而謂柯蓮。司曰。女士能告我乎。吾始聞西樓初不居人。胡以禁錮吾姑於此。似不令之。面人且永夜痛哭。果爲病者。夫婦之親。胡由寘之。如遺事。事疑駭。近於嚴酷。此何理耶。柯蓮司曰。君不能度其何由至此耶。司他何德曰。女士謂吾姑母精神走失耶。女搖首曰。非也。茲事吾不了。或查姆司先生能道之。夫人之屏居於此。初非查姆司先生之宿心。蓋查先生之待夫人忠厚。此世無幾人能如。司他何德聞言。怒形於色。言曰。女士信查姆司無他耶。前此早知其未死耶。其生存。又自何時聞之。此時伊梵司撫慰露西蠻得歸寢。初未聞司他何德之言。柯蓮司卽謂司他何德曰。言不能如是之逼促也。柯蓮司語時。挺然曰。吾前此安知其事。蓋偶爾觸其所見。其事甚巧。至於

夫人之屏人而居。則己意也。與查姆司先生初無干涉。司他何德曰。人胡能甘心蟄伏於無人之地。柯蓮司曰。君若不信者。可自問夫人。正於是時。聞樓級中有人。似查姆司歸矣。伊梵司聞聲。卽曰。主人至矣。趨門將啟。而柯蓮司側耳。辨析非查姆司也。然而司他何德啓關視之。果非查姆司也。

第十二章

司他何德開門。見門外矗立者。則芬內克夫人也。衣博大之寢衣而立。芬內克不知所爲。駭問曰。何事。吾按鈴且喊侍者。均莫應。時聞怪聲。故自來探問消息。復見伊梵司亦在。卽曰。汝何時來此。於是諸人均相視無語。芬內克曰。此中大有異。吾須仔細一問究竟。芬內克遂徑至露西蠻得臥處。而柯蓮司立前阻之。芬內克推卻

柯蓮司斥司他何德曰。汝何爲阻我。我須直前一問。語時露西蠻得立起。伸其兩臂來迎。作嘖怒聲曰。爾來何爲。胡不避我而去。語後謂伊梵司曰。汝何爲引諸人至此。趣令之行。吾欲一人獨處。不欲諸人擾我也。語後以手扶頭而哭。司他何德曰。吾觀此情況。悲愴無已。於是。以手摩露西蠻得之頂。請其勿怒。且呼曰。姑母亦無意見我乎。吾姑何爲至是。胡不一言。露西蠻得曰。吾決不言。惟柯蓮司深知我意。汝焉知此。芬內克見狀。驚駭如石人。顫聲言曰。此爲何人。是查姆司夫人耶。吾不敢遽信。爲是彼前二年死矣。然按狀。仍屬其人。吾豈在醉夢中耶。司他何德忽前引芬內克之手。外出言曰。此爲吾姑母。何以見囚於此。且吾姑丈。忽宣布其死。殊令人莫測。所以此時行至樓次。開門且下。忽見女僕無數。悉聚樓下。

竊聽樓上人語。及司他何德一出。乃爭竄走。無迹。司他何德曰。西樓祕迹。今已人人聞之。決不能再祕。想此女僕。早有所聞。胡能再諱其死。語後。扶將芬內克歸寢。芬內克曰。爾爲我呼取柯蓮司來。前。吾腦力竟爲之昏矣。司他何德復至西樓。再叩其肩。則下鑰矣。千呼不能一應。此時柯蓮司尙在樓中。至再婉勸。露西蠻得曰。夫人。玉容微損。風韻仍存。不然。司他何德先生。胡由一見能辨。夫人之狀。露西蠻得曰。彼決不能認我。或爾洩我之祕事耳。柯蓮司曰。吾實未嘗言。不敢妄語。以欺夫人。夫人以目視柯蓮司。曰。聽爾之言。似非妄言。憶吾第一次見汝。已許爾爲吾之友。且觀爾神情。亦似有心緒。頗有隱憂。雖不如我可憐。然終非脫然無累者。柯蓮司曰。人生蹇運。胡能相同。露西蠻得曰。爾之所憂者。與吾無涉乎。柯

蓮司凜然曰。與查姆司先生了無關涉。露西蠻得曰。爾所愛者。爲男子乎。柯蓮司曰。然。露西蠻得曰。以吾觀之。男子者。擾亂世界之物也。汝亦以爲然乎。柯蓮司曰。否。吾之愛男子。較之愛女子之心。爲酷。然吾所見男子少。見女子恆也。露西蠻得曰。吾則謂人類中無佳品。勿論男女。均非俊物。柯蓮司曰。人人安得無病。然上帝仁慈。未嘗加以苛責。露西蠻得曰。汝謂有上帝耶。柯蓮司曰。安得言無。夫人將不信上帝邪。露西蠻得曰。今茲決不之信。果爾與我易地者。亦將信之邪。柯蓮司曰。何由不信。露西蠻得曰。上帝果靈吾之容光。何由破壞至此。柯蓮司曰。然耶。露西蠻得曰。吾舍容光外。尙有何物。柯蓮司曰。耳目聰明。則夫人一身尙有可寶者在也。露西蠻得曰。吾安得尙有聰明。復大呼曰。伊梵司安在。吾覺腦痛且

裂。宜以藥進。庶幾少定。於是續續呼曰。看護婦趣來趣來。伊梵司立至。言曰。密司柯蓮司且退。此事屬我。夫人非到至劇之時。不飲藥也。柯蓮司尙未出。而露西蠻得瞑目且睡。伊梵司復至柯蓮司之前。言曰。夫人至可憐。無自制之能力。實則無病。但腦力弱耳。然則斐力迫士當日看護之殷勤。似非人所及。卽以吾之忍心耐性。或亦不能自支。吾思查姆司先生其人。至可憐也。謂彼無妻。固有妻也。又似無妻。娶既不能不娶。則傷孤另吾意。不如夫人亟行。則查姆司先生脫蹇運矣。此時天已遲明。柯蓮司亦不覺倦。歸房澡浣後。遂引彼得及二獵狗。同行於野次。早餐時。芬內克夜中憂駭成病。遂不下樓。而同飯者。乃司他何德。及柯蓮司而已。飯時司他何德。悵悵如有所思。然食量甚巨。飯後司他何德。復遇柯蓮司於

甬道中言曰。女士今日大忙。然能否放平日之工。與我少語乎。柯蓮司曰。可。遂出甬道。至於長廊之下。司他何德。坐於闌干之上。以火然菸。未燕。卽擲去之。言曰。今日請女士答我一言。柯蓮司見其意誠。卽曰。果能答者。匪有不答。司他何德曰。但問吾姑母之事。吾心毫無所據。敢問女士。查姆司何爲宣言其死。其意安在。且吾姑非風。而禁錮之深。遂之地。何也。語至此止。柯蓮司曰。此事宜自問之。查姆司先生。我又安能了了。卽知之亦胡敢妄言。司他何德曰。胡所靳而不言。柯蓮司慚不能答。司他何德曰。或且吾姑丈曾以情話。侵女士乎。柯蓮司曰。先生之出此言。自信其有權力。耶。司他何德曰。固無權力。然必須一問。彼爲年。非偶。今已四十有餘。胡能謀及少艾。柯蓮司曰。或不至此。年時。然無關吾事。惟狂謬之温內。

泊。司。其。言。屬。實。者。則。查。姆。司。先。生。卽。屬。愛。我。亦。無。所。用。語。至。此。司
他。何。德。攢。眉。不。語。往。來。數。四。匆。匆。自。入。已。室。是。夕。晚。餐。柯。蓮。司。自
挾。一。書。至。花。間。乘。涼。而。司。他。何。德。一。見。柯。蓮。司。卽。曰。女。士。知。溫。內
泊。司。所。居。何。處。柯。蓮。司。大。疑。然。知。此。少。年。非。無。心。人。也。卽。曰。今。茲
不。知。前。此。固。居。老。克。明。登。也。或。且。已。歸。倫。敦。司。他。何。德。卽。坐。於。女
側。取。其。書。於。手。言。曰。女。士。曾。否。知。其。城。居。之。住。址。柯。蓮。司。曰。前。此
與。吾。世。父。同。居。一。客。寓。中。司。他。何。德。曰。客。寓。何。名。柯。蓮。司。一。告
之。司。他。何。德。不。言。久。之。曰。吾。甚。欲。與。聞。其。事。吾。決。不。信。女。士。如。此
條。然。物。外。乃。下。盼。此。豸。我。思。此。人。必。有。邪。術。女。士。果。見。信。者。吾。明
日。決。入。城。探。此。人。消。息。女。士。若。託。之。查。姆。司。者。則。吾。卽。不。與。聞。其
事。柯。蓮。司。曰。爾。何。爲。妬。及。查。姆。司。先。生。司。他。何。德。曰。吾。何。力。敢。言。

妬也。柯蓮司曰：吾意實謂君爲妬，質言之。吾於前數日，曾句語至此。而司他何德顏色已變，乃不發語。柯蓮司曰：不敢奉欺。吾前數日頗有意於彼，司他何德曰：所謂有意者，屬情愛乎？柯蓮司曰：然。此前事也。司他何德曰：今茲如何？柯蓮司曰：意不相屬矣。司他何德曰：此語確乎？柯蓮司曰：確。司他何德曰：汝觀其已娶乎？柯蓮司曰：初不關此果。吾真愛其人，則兩心固結，何必問娶與否？司他何德以目上仰而不答。柯蓮司曰：男子交友固問性情之投契與否。寧恤其他？柯蓮司因思前此在月中與查姆司談心，查姆司屬意於己，不覺臉爲之頰。旣而心定，始復原狀。此時司他何德以目視柯蓮司，似露其仁慈惠愛之心。柯蓮司因思此人決非負心之比。卽曰：吾之所言合乎？司他何德曰：何謂也？柯蓮司曰：譬如男女。

相愛既深。則決不問其前事。亦不計及。後來司他何德曰。此語頗微。杳不能詮釋。於是擲餘菸於地。目視柯蓮。司頗思此女吐屬之動人。爲平日之所未見者。乃謂柯蓮。司曰。擬夜來煩爾金玉之音。爾或不怒我煩瀆乎。柯蓮。司曰。願之。平時密昔司芬內克。好聽吾歌。何妨一貢俚鄙之音。悅姥。並爲先生破悶。司他何德曰。想查姆司亦當樂聞。柯蓮。司曰。查先生似不願聞音樂。且甚恨之。司他何德曰。其人似麻木。柯蓮。司曰。嗜好既混。然爲人甚慈惠。司他何德曰。爾嚮者固言其慈愛也。於是二人向客廳而來。行次。司他何德曰。爾允我明日往覓溫內泊司乎。我甚願往。面其人。柯蓮。司曰。其人狙詐。面之何益。司他何德笑曰。我自佳處。柯蓮。司噓氣言曰。我果真與之結婚者。將何以善。其後。司他何德曰。決無其事。柯蓮

司曰。君既不信。吾滋以爲悅。吾心之憾。彼深矣。果彼所言屬實者。吾寧引決。不能耦彼兇殘。司他何德曰。且勿匆匆。必究問其實。再定死生之局。柯蓮司曰。爾我乍逢。竟令人有長城之恃。情如兄弟。且類久別重逢者。吾亦不解。所以爾亦頗以爲然乎。司他何德曰。吾不謂然。柯蓮司爲之失色。司他何德曰。吾生專主實踐。不尙虛渺之談。爾我之爲兄弟。非真也。故不奉答。惟吾所謂往覓溫內泊司。爾亦中心悅懌乎。以吾思之。此來亦不必待姑丈過歸。惟偵探之事。吾尙有微長。吾思溫內泊司之爲人。決非良士。爾之與彼。落落無交。亦如我之初見。必無屬身其人之事。柯蓮司曰。但願如是。司他何德曰。請釋其紛擾之懷。吾一至城中。必馳函奉白。柯蓮司曰。此事似不能探懷而出。不留根蒂於方寸。司他何德曰。吾意但。

欲爾無介於心。且事之真偽未知。徒戚戚於懷。非法也。於是亦與柯蓮司同坐。復述前事。曰。查姆司令爾祕西樓之事。此諾可不必踐。然吾姑宛在。始則斥言其死。繼則拘攣爲囚。謂非吾姑丈之過。然則誰過者。柯蓮司少停。然終不洩。查姆司汽車覆轍。但觀縷述。西樓夜哭之事。因言一夕雨集。曾上西樓觀照相。及大圓鏡之狀。悉語之。司他何德。司他何德。仍不了了。但攢其眉。而女所象養之。小狗忽移坐。司他何德。椅上。司他何德。以手拊之。然後言曰。聞爾所述。似死耗爲吾姑所指示。以毀容不願面人。故以死自匿乎。噫。此語似令人莫信。柯蓮司笑曰。我明夫人意旨所在。司他何德曰。我仍憤憤。談次。而券內克以侍者呼取柯蓮司。柯蓮司卽起。